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塘集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謝景標

西塘集卷七

宋 鄭俠 撰

代連州謝宣諭表

天德攖寧雖明於大寶帝文溫潤已渙號於九區仍遣使臣口傳宣諭迨兹海表人為龍光中謝臣竊聞昊穹以寵綏萬邦而命元聖作之君睿哲之撫養斯民是猶慈父於其子若古有國能踐兹言無如盛朝曲盡其道祖以功而宗以德堂闊八荒耕焉稷而甾焉禽孝慈

億世先皇帝剔抉訛弊庸正邦經焦勞旰宵以恤民隱愛之無已至於損和伏惟皇帝陛下濬哲紹圖至仁踵武方此静淵之默默深知兆庶之顒顒是用不金玉而雷音如陽和之家至蓋以憫世之故既已應跡而下同故兹恤民之深雖欲無言而不可臣職在州守親承訓辭以九重之邃所以惠撫羣元者其至如斯則列郡之臣所以奉承明詔者宜為何若惟知鎮静上副恩勤域此遐陬莫獲躬造臣無任云云 天生民而作君惟兹寵綏之寄帝以德而受命

亦惟覆燾其心若古有邦祗率是道歷覯前世鮮如盛
朝聖繼聖而傳家未嘗逸巳休勿休而布政惟以惠民
是以臣妾萬區堂閎八表先皇帝焦勞旰夜嶅
頓條綱自其執競以廣聲至於積勤而違豫

代韶州謝宣諭表

寅紹懿圖宣重光於累聖誕敷明命諭至意於多方使
驛光華天威咫尺中謝臣伏以惟兹蒸民之多欲罔有
常心若其所性而宣猷是為哲后是以覆載之內恩勤
所施未嘗不尊之如天戴之如父我國家之有區夏也
祖功宗德乾施坤生惟信義之在民不繩約而善結先

皇帝致所未致新而又新惟是不倦於萬機因兹遽達
於至豫庸棄下國而即真遊伏惟皇帝陛下躬以上仁
紹兹休運蹻蹻大人之造飛龍在天昭昭杲日之光羣
目之用如見慈母誰非歡心而河漢之文雷雨之澤不
特丁寧之委曲抑又滂沛而渥優尚念泯泯羣氓茫茫
率土邈焉阻越未悉知聞是用重遣腹心口傳謨誥達
兹荒外如撫狹嬰紓惟荼蓼之中不忘民物之念堯舜
之帝禹湯之王雖其異時不踰兹道臣以職在州守親

受訓辭以大君惠恤斯民其勤如此則列郡奉承明詔

為宜何如惟當祗率吏民各安職業墉城厥堵枕几於

京職守有常莫獲奔走

代謝太皇太后

慈孝同朝恩仁撫衆風雲千載雨露一天冣焉將朽之

身均此惟新之眷中謝伏念臣起於寒素遘此熙朝荒

唐無取之才膚淺不經之學仁祖擢臣以進士之第英

皇改臣以京秩之聯至於先皇帝之朝臣三易州麾累

遷官次曾未盡犬馬之微効稱乾坤之至心惴惴規繩
區區夙夜如引重載正中遠途雖日薄桑榆志存萬里
而忠於社稷死無他腸惟恐力任之弗勝敢謂恩榮之
益至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誕保翼聖式康懿圖深
知中外之勤勞能勿勞賚如彼旻穹之生覆寧限細微
是令愚臣亦荷厚賜臣以草芥賤士父母久亡惟有為
國捐身可為事親終存銘肌刻骨祇佩寵靈披胆瀝肝
誓全報效敻茲荒外莫赴宸嚴

代林丈錢監減年轉官謝表

符節臨州毫釐課績偶監治之微羨亦寵靈之橫加中謝伏念臣起於書生親逢聖旦以一介之寒賤荷累朝之龍光脫身塵坌之中接武侯伯之後郡馬三易官至屢遷無淵深之畧以入告猷謀無殊異之効以外際屏翰繩繩規矩疊疊簿書歷年滋多守常而已比者睿明紹統惠澤昭宣例蒙非次之恩復進諸曹之列榮華重疊殊非所期夙夜震驚罔知攸處何意分寸之効重茲

褒異之優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思恢聖圖先正邦典大明陟降深勸忠勤烝惟念功葢有疑慮而惟重在所懋賞不以絲毫而見遺是以愚臣茍茲異數鬼神同吉真朝廷與善之明螻蟻捐身乃臣子事君之節惟碎胸首冀答生成覔守遐陬莫趨丹闕

代連州乙丑歲謝宣賜歷日

昊穹之職生覆神弗可知聖哲之同天人自焉無間歷乾行之有數孚渙號之無方忝茲方州例蒙恩賜中謝

臣伏以左右有民者本諸土穀修而衣食足裁成之道者惟其寒暑節而風雨時俾作有早晚之宜而居無扎瘥之苦昆蟲草木其咸若禮義廉耻之勃興其代帝言惟茲筭演故職分羲和之列而經著甘石之文自非夫聰明睿智民物為心安能與日月星辰表裏如此伏惟皇帝陛下稽古昔以正事本陰陽而惠民致盛德於不愆不忘集休功於無為無事徵矣仰求之故煥焉欽若之文舟車所通欽賜如一臣以職在撫牧義當承宣敢

不寤寐訓辭早夜民事俾東作南訛之必序而男耕女織以相望裕乃力餘驩焉頌起期賛朝廷之萬一是為犬馬之寸心

代太守謝宣賜歴日

歴象乾文之行涣乎帝者之號誤兹麾守均荷寵靈中謝臣伏以上穹之於生物本乎陰陽大君所以養民先之衣食乃迎步於分至用平秩於耕桑俾作有早晩之宜而居無扎瘥之苦伏惟皇帝陛下稽古作則同序於

時本孚遂以日生開耘耔之有相混同正朔咫尺天人臣以職在垣墉躬叨恩錫敢不宣明訓誥諭導吏民惟婦機男畒之忘勞則財裕力餘其有自守玆遐𡚁不獲稱謝云云

代謝太皇太后

治歷以官孚道於事舟車所抵命令一新猥以方州例蒙恩錫中謝臣伏以昊天之於造物藏迹於神大君所以子民豫事而慮何為王人之治乃以隂陽為本葢曰

帝者之政必以衣食為先乃逆星日而紀其行而授臣庶以叙其事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以任鄧之德輔周漢之興尤憫惻於困窮是勸相於稼穡稽叅有法惠賜無方臣以職在翰垣獲承寵渙敢不夙夜祗命躬親諭民俾男耕女織其相望而東作西成之為樂守兹遐外不獲趨謝

代廖英州受子恩謝表

離日九霄比侯萬國皇慈天覆恩賞世延中謝伏念臣

本以孤生姤玆戚旦積微勞於歲月致列位於方州淺鮮之術而任過所能莫夜以憂惟德之莫報屬睿明之初政覩琛賨之駿奔不腆末儀蓋有常職敢圖賤息曲荷寵靈職列侍祠榮若初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健其施坤厚其生欲忠良之後昆與社稷而同永微功不賞信王道之無偏弗顯亦臨豈愚臣之有外而臣鐫下之質泉晚之年惟有糜粉此身庶答朝廷萬一

代林丈再任謝表

術學荒唐誤居守長𦊱慈寛假再錫麾符指窮舊戍之期筍啟新恩之拜弛張無改褒寵有光中謝臣伏聞竭忠盡己以向公同是事君之道總衆分方而居外尤重守土之臣葢其任千里之安危繫一時之休戚得其人則虫魚之微猶得受賜非其任則朝廷之上不免貽憂於皇慼時正求良吏如臣無取何遇之優付此湖山之州如授掌握之物因仍被命榮渙倍初此葢伏遇皇帝陛下乾健御天離明照世體渾元而載治因樸散以用

人謂臣起於孤寒周知小民之艱苦察臣勤於職業能率下吏以儉勤庶幾勉至於循良其惟稍緩於督責是用借之歲月俾得効其駑分臣敢不祗席簡書冰霜肺胃强於弗逮增所未能苟斯民財力是餘則愚臣犬馬之報遐望宸扆無任瞻依

代柯丈謝覃恩轉朝議表

天德攖寧紹應千齡之遇聖恩旁薄無忘一介之臣例百辟之美遷正六品之優秩中謝伏念臣本以積累至

於翰垣叨治重藩闕然畀政遵循規矩苟曠失之是逃
補緝隳遺僅一二而就緒眷良辰之久假嗟重禄之坐
糜寸尺靡收報稱奚在正以夬惕值於離升飛龍在天
矯矯皇王之造一物失所皇皇父母之心矧兹議於朝
端位班卿列直以選德至於限員豈繄衰老之愚臣宜
及駢蕃之異寵兹蓋皇帝乾坤覆載日月照臨德以廣
容賞或疑重海宇邈而為近維厥心亨犬馬老而不遺
知其主戀將迎耄耋視哽噎以思惇肯棄朴忠在駕馭

之為可是令朽邁遐被龍光臣敢不思少學之欲行知
晩遇之尤幸遐追忠厚期稱慈明靖析邊城卧看海隅
之寧晏揺心魏闕仰瞻魁斗之齊平

代進奉同天節銀表

令首南訛清和猶在天開景貺睿智以生真人出而龍
飛寶祚延而箕壽華夷胥慶鱗羽交歡臣以叨守郡符
夐居嶺表瑤堦忭舞莫陪玉笋之班靈嶽歡呼惟效封
人之祝前件物辛剛惟白鍊鍛不回以將臣子之遠心

是乃方州之舊事已依轉運牒封樁在庫訖臣無任激切之至

代太守謝泉州到任

臣伏奉誥命差知泉州軍事臣已於今月十八日到任交割訖湘部備員蔑著輸將之績海隅忝命更膺師帥之求已見吏民誕宣條詔伏念臣出許下單微之族生江南卑薄之鄉趣尚迂疎術業空淺少從師學服膺忠義之言晚步仕塗妄意功名之會爰從疎遠早被使令

銜朝命於朔郊謹吏繇於懷部審官都水六年服簿領之勤湖外關中三任叨使華之寄奔走雖逾於十稔効績曾微於一毫蕞爾寒根素乏壅培之力孑然孤立傍無援助之人初蒙先帝之誤知更荷二聖之寛貸方觧漕司之印遽分郡守之符維平海之大州乃七閩之都會土疆差廣齒籍至繁民業不豐里俗喜訟廛肆雜四方之俗航海皆異國之商非得軼羣之材曷撫遐方之衆從容疎拙濫被選掄如臣者徳不加修才無可録心

慮就耗年鬢已秋款段𩦎駘豈堪馳於長坂離披倦翼
固難強於高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握天寶符紹國休
運圖治必先於郡縣用人不間於戚踈曾是小才亦叨
共理承流宣化體朝廷無異遠之人鑿井耕田同百姓
有為生之樂倘未填於溝壑庶有俟於捐糜

代賀太皇太后生日

伏以西帝乘時阜百嘉於允說上天降妹母萬國於坤
元當高門設帨之辰寔廣寓蒙休之始見聖而祝自古

則然中賀伏以太皇太后陛下翊衛累朝本根大政以任姒之令德成堯舜之豐功上下神祇内外臣庶至於昆虫草木之性皆知輔相生成之恩適丁載誕之朝宜罄無疆之禱臣以職在牧守身遠班聯遐望闕廷不勝祝願之至

代到任謝表

江邉請郡方自試於匪才天上降書俾就移於佳處退惟忝冒莫勝戰兢中謝伏念臣以一書生無他能事逢

時甚慼為士最榮奏薄技於有司面明廷而擢第歷任數官食禄三紀曽竭犬馬之報竟無絲髮之功偶玷朝聯遽兹麾守惟是方州之寄實分旰昃之憂有民有人為屏為翰方以力較任又以禄較勞孰輕孰重孰多孰寡惟鮮然之不稱乃惕爾而屢驚敢謂席未及温治斯易地用非徼而更顯得已厚而加豐惟是河源有稱嶺服田原肥沃民産富饒生物既繁委寄隨重若愚臣之不肖非有舊聞以監司之一言遽蒙詔可此盖伏遇皇

帝陛下恢張化理收攬英雄人惟所長善不必備謂臣素歷寒苦知民所以艱勤以臣粗識義方於事無所辭憚是更器使俾効寸勞方兹宣條教示氓吏之初不勝思朝廷擇守長之意惟當竭力夙夜期補涓埃上有以干城中邦下有以穠袴遐俗顧如螻蟻之命知非臣子之私

代英州賀平交州

狂交阻毒結怨於民大兵雲屯有征無戰惟順天而誅

討果指日而殄乎人神交欣魚鳥相賀中謝伏惟皇帝
陛下秉重明之哲撫至盛之期追思唐虞之遠圖恥循
周漢之餘敝講明聖治之大要先正其心搜求民財之
至源又盡乎力蓋將由孳孳為善之效然後底蕩蕩難
名之功物不貴難得而所寶惟賢事不作無益而與治
同道孰非惠邇而綏遠罔不服德而畏威如彼頑童越
在遐裔不知乾坤之罔極殆與君父而抗衡敢肆跳梁
自求覆滅初惟鼠竊終乃狼貪倉箱其陳容爾有取肝

腦塗地彼民何辜盡然中傷軫是慈念況中外之情所同憤則天地雖大而不容果憑謨明迄收底定二百年擅據之地一旦自歸數十州無告之民如出深阱惟元后為人父母而率土皆吾臣民故戮其敢逆而弗迓克奔正其元兇而脅從罔治黄帝阪泉之伐文王玁狁之征異代同誅微我有遏由是獻俘清廟行賞明廷歸馬華陽包戈武庫大沛如膏之澤永無濵壑之民極皇德之清明謌頌聲之洋溢然後遊神太極訪道總章清淨

一堂希夷萬國象犀航於海罔不造庭子弟至於京願皆就學球鳴在御獸舞於郊名爲太平道本無象臣以假麾遐郡拭目盛時莫陪後陳徒幸嘉遇云云

代賀興龍節

寳祚天長真人帝出屬此嚴凝之旦誕承睿哲之生恭惟皇帝陛下乾健其剛離麗其照欽明而光四表聖敬以式九圍持盈守成而祖考安拱手垂衣而夷夏服雲龍之從此會豈世所常愷悌之福無疆惟萬斯壽正華

渚流虹之際是華封見聖之初卭嶽齊呼神民一意共

指南山之壽長如杲日之升

代太守謝

吏能非敏漸舊治之鮮聞恩寵更隆選名藩而重委已

見民吏敬頌詔條中謝伏念臣天資本愚學術尤畧幸

恍惝之贊化右儒雅以對時扳於章句一日之長置於

衣冠多士之戚初從州邑已憂應變之匪才積以歲年

僅能率法而無過雖殫犬馬之効不裨毛髮之多郡如

淄川地善齊右俗勤以儉民寡而淳恭以自持不過謹
簿書而遵訓約未知何事為能利民物而裨國家矧兹
温阜洮源南國巨府望少差於長樂民數倚於商山舟
車所通南北攸會方聖慮重守臣之選以惷質為兹土
之師此葢伏遇陛下處成康之隆思堯舜之治付物以
能而輕其責望使人如器而期以久成以臣父母之邦
容此海山之國生長其俗性情所諳將過與以式覿冀
微能之可効臣敢不蚤夜戮力準繩訓謨究事之敝而

申其可行抑人之强而厚所宜恤此皆力之可致在臣之身倘或知而不為是誰之咎其為報稱誓有捐糜

代受州勑謝

假象山之政不責其蹤分火嶺之符重如所乞吏民滿目桑戟居前正對此時不勝欣幸中謝伏念臣本以朴野之性生於遐負之邦幸值時之文明獲從事於官學歷官三紀陳力累朝徒積歲月之勞別無涓埃之補而身居郎列職在方州乍解印於藤溪將展塋於韶石魯

是中道復兹渥恩蒼梧古封西廣名郡川原衍沃民物富饒方眷明之纂圖正宵旰而求治凡在百執之擇莫如長吏之嚴乃以愚臣特迂公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生施日月照臨謂臣忠良之後昆察臣廉勤之素守不惜假借之過若將羽翼而成臣以少幸知書壯方從仕惟是事君之大節每希古哲於高風矧兹屬以提封列於翰屏自非夙夜條詔左右凖繩承惠澤之盛流納民物於大順則何以下副袴襦之望上分旰昃之憂

正當惟此之為恩至於通宵而不寐

代柯丈謝除龍圖知福州

庾海節符念寸功之莫立越山城邑遽榮命之就移兵總七閩職登三品霜鬚父老想布杖途竹馬兒童知皆匃舞迓念先墳之復展何殊晝錦之再歸中謝伏念臣起身孤寒逢世熙盛以空空之鄙承斤斤之明惟粗守於廉隅用謹循於法度祿已逮夫親養官又至於追封生已俱荷於國恩子姓亦布乎仕路爰靜言而省已念

委付之逾宜亦嘗陪書林之遊分省闥之任間馳使路洊更帥麾綿歴三朝出入四紀何官成之蔑爾至自視之缺然赫赫乎大明之初凛凛然太平之致思遠柔以能邇圖天下於掌中惟求賢而審官使枉錯而民服何惕息念休之老荷龍光過望之多内閣清資超升逾峻治池舊治假借如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聖紹堯咨俞協舜同君臣於稽古惟海宇之靖康以為明道莫若中庸宜民莫如愷悌端朝廷莫若虚懐於直諒本民吏

莫若寄任於循良且鎮澆浮必求忠實之士恤孤寡孰如老成之人是以微臣荷茲優寵臣敢不祇命就道戒徒輕賫顧在路途之間如班詔條之日期以宵旰聖念盤盂訓言念所已行勉其未至冰蘗乃志權衡其心使巨奸無肆於庭唐則赤子自安於田野勸農桑以厚其始訓庠序以令其終庶幾甌越之民知有唐虞之澤此為報國他未知思

西塘集卷七

西塘集卷八

宋　鄭俠　撰

謝蘇子瞻端明啓

狐迹敢言惟憤朋邪之罔上大臣引類不識面目而論心枯朽暗華寧知春力之大漂流靡届忽踰星紀之周偶因友益之多聞知有恩閎之踰峻是焉悦服至於不眠竊以物感而來道喪為患不知有君臣之義不知有神民之依惟利之為圖惟身之為進故取於下則庾廩

殫竭饑窮相食而不以為念進於上則忠義廢斥朝廷將空而不以為憂以致旱暵仍年蝗螟蔽野流離無可歸之室兵革無不試之方可為痛心無若是節九重之邃一言不通偶守闕征實猒輿論以人處世欲生奚為况當雲漢側身累閒避殿而徹饍露臺請雨至於披髮而叩天是激愚衷直欲大呼猶慮耳聞之無實不敢上瀆於所尊適以聽事之前目所親覩畫工初學手指令圖引以短書證之古語請罷諸割剥不惠之政而黜去

邪佞不直之臣詔邊鄙以息兵開倉廩而振乏如蒙聖
聽悉依愚言天澤稍後於一旬臣頭請梟於雙闕囊封
午達御寢夜忘清旦之朝庶漱咸止此則神宗皇帝聖
慈明睿從諫如流雖堯舜復生無此過者也已而又降
手詔許中外實封言事遠近如躍霖雨應期洎奏疏宣
示之朝乃徽臣讒譖之始或請逮繫或議刑誅則晒函
應詔之書乃姦臣蔽主之路内外庶司之會問報必詭
辭一二近臣之輸忠旋皆就劾如某草芥何足齒牙自

古奸邪田天忠嘉就戮事不少濟死尚如歸未有如某之遇先帝所請皆行上台以是出金陵諛佞側目咸欲食其肉醢其骨而聖恩庇護止於嶺表之遷者也晃旒還天神聖繼統離明涣汗睽鬼喪輿然後明公鉅儒相次萃聚期以四方萬里同此泰亨事君以人聚朝以類是以愚惰之人被兹薦舉直欲名自遠方寘之近列而不知巳也此葢伏遇端明先生辨内外之境究榮辱之歸不以人滅天故誠不以物累志故正虚而生大白以

成明繼古人之忠端作當代之標準以為世本無事由人妄而事生人本非邪以正消而邪熾若正直之並進即姦欺之自消而況包荒不遐遺大臣之能事舉直錯諸枉聖人之格言如湯化冰如雪見晛故以作多士之氣應一時之宜此真古昔輔弼之臣知政之體而能佑佐大有為者之事者也不幸奸孽暗藏良遇中變風波横起紛擾更深至於廼今不異前日下愚狷介勢厄志衰多病侵尋目昏足痺知難自退不俟勞言方兹聖德

日升羣心景附虛懐弼亮側席俊良深簡帝衷莫如門下伏願早膺綸綍入正台槐以平日所欲言而不得言者傾竭於冕旒之前以平日所欲行而不得行者抖擻於鈞軸之上毋念舊惡毋記往愆釋羣疑於蔀屋之豐滌衆汙於雷雨之解調諧政化俾如琴瑟之和協叙雨暘必若桴鼔之應若昆虫草木無不咸若而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如此則受恩之人如囚脫梏扶持衰疾乞丐東歸守先人之屋廬收諸弟之孤幼時風節雨追野老

於其同糗飯藜羮與天民而皆足使霜顋雪頷長歌舜

禹之年而狼狥犬馳或起夷齊之操則不肖之於門下

不為無補報者也

受恩復官謝啟

狂言不已重干斧鉞之誅盛德好生特從嶺海之放當

與魑魅永為比隣日月重光雨雷作宥洗滌罪累復齒

冠裳言念優容知有殊擾伏念某曩以性識之陋暗於

時事之機疊疊封章諄諄險論思以一介之細力正衆

人之非譬如臧丹濃粉方衒嬙施之美而謂其醜之駭人逢袂緩頰正矜顔閔之行而指其中之欲盗則誰不憎惡而交怒抑事又黮黯而難明語以殄行之震師人將膏柱而燃炭尚頼至尊之獨見察其危立之靡他出於萬死之中錫以再生之命投諸荒遠欲其歴險以知艱處以孤危俾之動心而忍性故南行者四千餘里拘係者十有二年其甘如飴知有禍福之攸倚不若是恝稍爲臣子之寸心不幸忠誠未白於世間旅㞙遽還於

天上永為臣節之不遂深懼獲罪於彼蒼阻兹幽縶而
弗伸雖欲為殉而無地嗣皇繼統聖母同朝方整頓於
萬幾期惠澤於四海蠢如螻蟻何掛齒牙率先魚蒙
被恩渥此葢伏遇某官致君以道與善至誠安社稷之
為心惟忠端而是與察諸危言之意知其事上之誠出
於憫憐不忍牢落之久借以題品惟嫌賁飾之虚是令
上達聖聰盡動帝念縱釋維縶扶踈朽枯昔以大沛漏
泉所望歸耕而待老今兹滌愆還舊吏使有禄而及親

如是生成全自推奬未知報稱良以屛營

謝廣州經畧朱舍人啟

聖君肆大青至於常赦所不原大賢用仁心不忍一物之失所匪惟開數口生存之路抑又伸先帝圖任之心增炳煥於日星同吉凶於天地允為特達之舉逮茲泉壤之蹤愚者驚疑問相知之何處識者默諭謂至公之有門竊以古之憤者或至怒髮而衝冠嘔血而不食蓋其情由義激氣以道充疾首疢如幻生輕矣故視斧鑕

無斧鑕非不畏死亡也以所畏有甚於死亡者詩書之
典訓視權貴無權貴非不憚勢力也以所憚有甚於勢
力者上下之神祇蕞爾愚衷介然孤植本圖報上台然
許之重緣是知罽寧過誤之詳薄言獻忠頓駭瞋目倉
皇捧檄遁匿尹闗而蝗旱仍年饑窮溝道譏征瑣屑怨
讟沸騰加以左右前後盡是兵營長於風霧曀霾如聞
鬼哭以為甚非社稷之福亦匪丞相攸宜圖奏夕陳政
令朝改雖古聖主虛懷納諫之盛徵吾神宗從善如流

之深人情欣歡天澤霑足當此之際誠以一日而萬死勝於歷刼而浪生俄蔀沛之又豐弟讒譛之来萃竟賴吞舟之漏網止於贖罪而罷官跡既混塵亂惟盈耳民言萬舌惟一路之怨嗟天閽九重如千門之稠叠塊然獨處几爾沉吟慮之熟而計之精惟玆存亡之如繫寢不安而食不飽直恐敗壞而弗支有如刀鋒鑽於胸次誠謂弗白於上必將獲罪於天是傾蠢愚重瀆神聽見聞股慄論議風生以為幸脫於雷霆潛不知改就使立

投於湯火誰謂不然終蒙恩宥之寬止於嶺表之竄望
闕築室食茶如飴託事業於漁樵付朝昏於碁酒蓋知
人咎之已名直若已死而更生自然物汨之内忘夫亦
奚適而非樂惟是萱堂鶴髮難忘人子之心每於霜幹
露條屢起隙駒之嘆大明繼照渥澤漏泉洗其前愆還
以舊物脫牛衣而衣絲耘石圃以茂蘭然而風燈短焰
豈有長明尺水丈波還遇前險如賜長告歸終養於偏
親却尋前蹤訪舊遊於萬里未報歸餘之閏重陶觧網

之仁且兄弟五人今玆僂影松楸數龍壟家無兼丁蔾藿
靡餘七幼待哺春秋敬享二簋誰尸比雖乞丐而東歸
不殊翰翼而雲翥盛明逺照恤隠為心以其廹於暮年
倘復先於薤露是終窮於盛世示貶戒於仕塗謂忠直
之自危至妻孥之弗庇是焉惻怛力此薦揚斯葢伏遇
知府經畧舍人開人以天表物於道暫龔黃之撫外本
夔契之致君以不忍人之心輔不忍人之政當熈豐之
安習由近侍之從容親聞訓言黙識聖意謂趨時適用

祇可集事而秉節抗論亦無他心在人才之難全矧聖世之希遇安容棄置將竟叙收天語秘嚴與聞者鮮誠心耿亮歷耳不忘謂如愚者之朴忠終匪先朝之遺外命之不恊事常先乖困躓至斯屯難極矣出於憐念詳為指陳證以孫李之名還胡范之終用曾非累月皆侍清光眷言意之如斯在恩德而奚若未知何道可副眷知惟當益勵乃衷不渝其守倘昊穹之開聽不忍遐遺雖蒲栁之可驚亦難自棄當何矩矱恊古猷為師有遽

閫柯無遠則紳書中和鎮俗夙夜奉公庶獄無留之戚
座銘謙撝際下忠實事上片善必期之明雖則黄髪之
星星不忘丹衷之耿耿此為報徳他未知方

謝祖公提刑啟

狂言屢瀆知流竄之為輕天德再生念分毫之未報謂
嶺表來歸之賜斯日邉覲拜之期而蒲柳單親雪霜雙
髮若出九地而復見安能此身而再達門巷蕭條家唯
四壁之舊田園荒瘠歲無百釜之收老幼之指將半千

孤婺之口踰二十使坐視而不恤豈人情之所堪遊必有方深念聖神之訓呼知其處莫如鄰近之封幸茲清朝孝理之辰獲遂愚者禄養之志以為非關市譏征之守即府廩緡斛之司惟得此以便私庶食焉而無愧明哲當路公恕存心竟列奏於朝廷使備員於庠校其身既逸所入亦優雖均給之未豐如慚顔之已厚盖為不厭誨不倦公西猶學之不能而動斯和綏斯来子貢謂如何可及自省缺然無有豈能居之不疑亦既閑平坐

麋廩賦天矜遐敻才屈高明總領憲防澄清海裔猥託
迹於屬部獲承休於下風旌車按行日月在道號令明
白雷霆其威正以此時倍蒙溫顧屈尊光而榮泣辱詢
訪之甚周言念忠厚之深不接見聞之久每披陳簡邈
想古人斯刮瞑眸真對高矩泰山坻垤豈容語於崇卑
明鏡媸姿其安俟夫辨察洎輝光之云遠惟愧仰之積
深敢意過憐遽蒙優薦欲不俟任滿而特賜名還論借
適宜辭情甚激此蓋伏遇某官事君以道立善無方知

其心之朴忠本天資而非飾惘其官為州縣踰艾服而
不遷欲爾褎旌曲申勸奬若乃固窮守道篤孝事親求
之古人未易為比就使九章華衮兼乘明珠較之斯言
不為厚既未知愚者何以當之惟資勉勵於夙宵期副
知愛之一二然而事有勢異志難兩諧北闕龍鸞葵藿
弟深於方寸高堂甘旨桑榆能保於幾時前言雖遠於
庭闈此誠有貫於金石盍以幼子戀親之日而知老人
依子之時幸而去春本府以再任為請迨及首夏二司

復聨薦於朝閴兹數月之間未被一言之可果蒙矜念別與叙陳俾將及爪獲拜新命如此則閨門之内自少及老以蒙恩犬馬之身摩頂放踵而奚報

候福建漕徐郎中啟

言念鄙以童蒙獲承師論趨風半㬰想德十年塵埃滿顔方知貴賤之隅鄙傳雖使敢致尺幅之書比者伏審賦政外臺實臨梓里家君又幸遂得執吏於下塵驛書每來具言獲庇之甚厚顧惟愚陋之無狀正以狂妄而

遠投處親友乖隔之中知父子始終之遇有如執熱之靡濯快以清風豈特在谷之聞音莫勝餘喜春陽已暖賔廡尚遥惟德義之所存乃神明之恊相恭以某官清才不世妙識探微政以簡恕而宜民道以公忠而遇主暫由漕輓盍屈良能當狂交跋扈之初正中夏調度之廣以百萬之緡斛横漲海之波濤人無堪勞師獲厚濟况大兵翦逆方奏凱以言旋宜明賞揚庭與懋功而皆稱行膺迅名入處近班瞻頌之身未緣前拜中和之眷

惟祝自將

謝陳刑部啟

狂言獲罪歷三黜而不憂大恩賜還阻千里而為患葢心知罪咎之大則責已為易而槖無銖兩之積則求人為難將流連於遠方則念松楸之何處擬乞丐而東去又無田園之可歸而況孤姪四房所聚二百餘指其有母者容可責其自活其永感者倘不恤而誰依方兀兀以如癡值皇皇之於隰敬展道傍之謁庶覯君子之光

豁如久幽忽覩白日温謙之詩旌别已明存勞之勤委曲良至故濟之險艱則有舟楫之假借而示以親愛則通子弟之往還終懷不足之心重兹特達之舉叙致詳委敷陳婉華論其激訐出於愛君則若探其肝膈語其窮苦庇及泉族則若察之比閭遇知如斯豈世常有此葢伏值提刑刑部任大臣之重以廣寓為心惟忠君是以愛民惟仁民是以勤事思以爵禄同其榮富謂夫生靈繫之戚休且夫序賔以賢皆古興王之迹於今不取

常防後用之跡自非智周萬物而究其重輕明達庶政
而知其緩急孰能遺狀以取智得君而進人重念往昔
睽乖痛車塗之載負於今離麗眞日月之照臨事掩不
傳知心者寡迹孤無援達上何因惟公察肺腑之存如
燭於燎惟公出丘山之力若舉於毛謂其老悴無歸必
將爲異方之鬼使其沾被寸祿所活累數口之家於以
恢聖澤之汪洋於以勸士人之直亮是謂能勇於義是
謂克廣其心敢不益勵乃衷無渝厥守儻九重之開聽

即舉族而再生則極諫直言當爲救敝之事惟同心協德永思底道之方乃能事君於以報德

謝曹運判啟

騏駰連乘共欣明德之依雲日門庭獨阻下風之拜敢期特達首被薦論以曩昔之寸長見褒多於今日信大臣之所舉惟四海之爲心伏念某本以惷冥成此介僻惟進取於陳腐殊不知夫變通初狂其心敢議朝廷之行事如瞽無相寧知湯火之在前且精誠廹中而論奏

不已雖憂國之志至於義不顧身而犯分之誅明知罪不容死投之遠服實以寬恩謂不齒以終身豈生還之有望故至則卜宅而親自灌園築北望之臺期以沒猶嚮闕開東出之戶惟其遠尤望親至於君父之門如隔生亡之路日月離照雨雷觧孚併洗前愆復還舊物覓辭瘴海歸覲慈闈女已有歸兒將就傅豈知故國亦喜言旋不惟父子之再圓仍慶祖孫之相識以有誅之無赦既蒙恩而更生陟若無罪之人還叨及親之禄此其

戚遇鄉未多聞自非熙朝安有斯事而親頭雪满不忍庭几之再違帝闕天鄰惟有夢魂之可到進必以禮心旣愧於古人仕惟辭尊食乃有於常職今則身居庠校位辨師資不知塵埃奔走之勞惟玆詩書講誦之樂親所安强之問每不至於踰旬俸緡甘旨之餘時或迨於周急尚何不足更此過憐拔於州邑之賤徵求寘臺閣之清近屬辭委曲引例詳明循分有涯俾心生愧斯葢伏遇某官致君以道任道以身謂夫執古以御今期於

兼濟惟是舉賢而薦善不以遐遺所以達君上之聰明收天下之髦俊俾無逸德惟明部司憫大公之淪亡思一日而旋復以某不肖操心近仁惟其素志之不回庶幾後効之可勉矧德慧才猷之未白而艱虞險阻之備嘗是焉動心亟此飛奏若乃性資直諒問學精微豈伊下愚敢當斯語不惟矜其窮而必其進又將引以美而勵以修使造物者之用心其致曲不過如此爝光䶊技何勝稱飾之異常冰膽蘖心惟有生死之不二且生未

識面何緣姓字而達前而遽然受知直有父兄之過愛在古則有於今誠難稽往行於遺編若不及者幸嘉猷而再覩如欽服何

邵武謝漕使啟

聖君赦過復其命位之勞大臣用仁念及朝昏之養爲飛章而言上俾乘驛以赴官振老萊之衣知親庭之不遠捧毛義之檄欣廩給之踰初爰擇吉辰已從禮上伏念某鄙緣狂妄自取譴尤以至罷任京門投身嶺服雖

此積年之久或不堪其憂未嘗一日之間不自見其過以為患至掇者無若自下訟上無所禱者其惟獲罪於天古之至人其有先存諸已死而屍諫尚能忠感其君葢金石可以意通而日月可以精貫何玆睿聽之至聰獨以力爭而無補是皆謨議有所離道思慮或乖致誠倘利害就違之端未能一其志則是非然否之論鮮弗戾乎中是焉杳冥莫之相恊不少濟於民物益彰醜於朝廷曲從宥流實沐寬政京闕萬里天居九重負罪而

南歷年有紀築臺面北開軒儀東言念君親之恩如有
死生之隔方且衽席墳史盤盂訓謨思到昔人少贖前
過而寸長未立大變遽來還顧幽囚之身如在九泉之
下尚無生意敢望榮階明睿纂圖愛慈同政青天白日
千古一朝方整頓於萬機期阜康於四海蠢如螻蟻先
有恩勤併洗前愆頓還舊物出南天之炎瘴稚子三人
還故里之庭闈慈顏八十豈不幸矣尚玆盡然曲原奉
侍之心過有特達之舉此葢某官以周孔之道思堯舜

其君養民若撫嬰孩得士有如珍寶雖漕輓外臺之為任而左右近臣之用心自愛親而及人以已達而成物故能矜視斥謫若其無辜委曲維持惟恐不至若乃藻辭華絢無非飾短以為長誨語丁寧葢欲遷善而遠罪此雖父兄所以訓養天地之於始生較其為勤未之能過敢不冰飲蘗食夜寐夙興懐謙山以致思恪慈官守想洊雷而自省惟厥身修雖疾不以憂親誓死寧洸知已此為報德他未知裁

運副石太丞問候啟

言念封域相望竊依仁者之懿鄰搢紳之間又熟君子之高誼緬想成德殊非一朝如思遠人邈未得見豈無尺幅之問為有煩黷之嫌近大人有漳浦之書知從者領漕臺之任衣繡還里為福於民公忠輸朝愷悌在物素所信者尚何疑哉不惟華髮之單親日荷庇愛又聞狂者之前事曲荷褒稱是知盛德無所不容又見大賢之所樂與乃以幽縶莫親崇墉則其方寸之為勞蓋亦

不言而可諭春和已布物類甚繁是惟道義之門倍有神祇之助恭以運副太丞文醇乎古行歸於周政以簡厚而有聞志以清尚而無累暫由漕輓行踐清華夫惟無所即而不安蓋亦無所居而不治當狂交跋扈之日政中夏調度之繁飛帆千艘遠有綿斛之饋積水萬里一無風波之虞出於人為宛有神力王師獲濟已聞執訊之歸天寵所加宜有懋功之賞竚期柄任別副民瞻禱戀之心未趨門戺中和之養願式訓言上以為郊廟

社稷之繁禧下以慰昆虫草木之同望

代謝帥及提舉啟

叨奉聖俞就更麾守不離旌戟之下而得方州之雄惟私幸之過優豈公議之為允德非任稱慚與感深伏念某空疎無取之才膚淺不明之學久焉祿仕鮮矣能聞竊小郡以自營期效勞於絲髮臨多事之靡極若累足於冰淵雖竭夙夜之勤未聞涓埃之補而河源闕守部司選賢乃以非才當茲優選撫未煖之席拜惟新之恩

已披歸善之山川仍庇番禺之節旆此蓋某官大公錫類至貴尚同吹嘘朽枯振起寒滯深憐晩達每借美談是令衰悴之蹤謬兹寄委之重日月照臨之盛鍛礪去取之間思答生成惟期飭勵過此以往未之或知

代侯安撫内翰啟

介守陋藩久違台屏雖疆圻之密邇獲貢短封若葵藿之為心未容具諭秋方首序物已向成義當剛正之行神惟愷悌之福恭惟經畧安撫内翰赤心許國直道濟

時恬夷於中簡肅於外甚寬而不慢至佚而常功當萬

寳之畀收有京其積則仁人之受祉其厚宜何矧長途

懽謳方知賈父之來晚而衮衣遄返惟恐周公之東歸

最被恩知尤傾心旆惟冀俯順時令倍迎天和上為邦

朝廟社之殊休下副草木昆虫之同望

代文初謝許憲啟

賔筵從事薦墨尚新京輦名班飛章已再深惟謭薄祇

覺愧慚竊念某本以謏才生於遐徼學未遑於貫道仕

已迫於為貧奏薄技於有司屢遭黜辱緣家君之告老始玷恩榮在清朝無貂戟之交顧窮巷有簞瓢之歎徒以幼承清白之訓粗知義理之方進不敢矯飾以沽名退不敢偷懦而憚事忘食與寢尚恐曠疎歷歲彌時曾無補益殊不知何能可録何節可稱以深左右之知游蒙特達之舉此葢伏遇某官急於奬激憫其覊窮盍取其片善之長立欲致青雲之上譬若生成之造雖則無私至於煦嫗之和偏在朽質顧存心之若此其何德而

報諸敢不益勵鈍愚復循典訓益堅乃素用覲厥成無遺知己之羞更副倚門之望

代謝僕射相公

罷局湘南思投散地分符海上更竊重藩方茲涖事之初不勝居寵之懼罔然未濟因此深惟伏念某江湖陋生逢蒿寒士幸遇文明之代得從衿佩之遊較藝詞闈雖蹉跎而晚達觀光天表俄顧遇之獨隆兩周甲癸之年遽至郎列三易騏駰之乘備玷使華治效鮮傳每求

遷避聖恩未報難便清閑擬乞徧州力圖自效庶事權
之稍遠在愚分之易安敢謂都俞益加奬拔優分符竹
選付翰垣矧兹晉水名州閩山佳處封疆濶遠人物庶
繁驛道四通海商輻湊夷夏雜處權豪比居訴訟既多
積習仍薄自非裁斷明敏何以鎮壓輕浮猥以非才特
恩詳委此蓋伏遇某官權衡在手覆載為心左右濬明
期致二帝之盛升陟髦俊了無一介之遺是令孤蹤曲
被重寄敢不黽勉夙夜遵奉詔條問瘼漁樵已見時平

之無若平心獄訟更期人至於不宽上答天臨下酬鈞造

代謝章相公啟

艫舳相銜近觧荆陽之印山川如畫忽臨海上之州追輸輓之無功念翰垣之尤重踧然匕措信其若驚伏念某性不敏明學尤荒略雖交泰之云遇在連蹇而獨多蹉跎場屋之年已踰强仕殆用廷策之始方沾一官而家世單微姓名淪晦始幸從於寸禄敢過意於榮途偶

以孤蹤誤蒙聖眷擢從簿計之當屢更使命之華日月其滔越星霜之十換夙夜匪懈惟臣子之片心曾未補於涓埃忽自驚於蒲柳故自南湘之罷惟思支郡之求以為稍遠事權庶安愚分且剖符裂壤稱為國之藩宣而率職分憂實代天而撫牧歷漢唐之盛世才循良之數人故我熈朝兹為精選矧清源之奥壤乃古越之名城驛騎通逵樓船漲海農士工商之會東西南北之人獄訟既繁才難理劇風俗甚薄德必鎮浮豈伊庸虛可

勝昇付此葢伏遇某官主張吾道憫念寒生知愛之深
葢非一日吹噓之借久所先容方其擬議之間尤極奬
提之力致茲叨遇全出生成夫惟會遇之艱難是有賢
哲之感慨在深恩之未報豈鄙意之能忘誓以旦宵奉
遵條詔承化流而下濟究時弊以上陳庶俯仰之無慚
斯荅酬之大槩

代謝右丞啟

蠡湖輸輓慙非八駿之儔南部麾符遽忝列城之守視

事云始撫心載鷩伏念某樗櫟小材江湖陋士蹉跎晚節玷竊榮科猥以寒根孤露之蹤特荷先朝不次之命自簿領之云當俄使華之屢更地重望隆職清任數聖恩難報惟知一節以奉公駑足素遲豈能十駕而追驥洎解荆湘之印急趨京闕之朝期裒質之得陳庶偏州而自効敢圖僉論更益寵陞惟晉水之名藩實閩陬之要會封疆夐遠水陸交通壥野雜居權門比户舟車遊集異類滿途獄訟奸欺裁斷必期於平允風俗浮薄鎮

重要在乎敦龎如某非然何有於是直荷優選不容巽辭此葢伏遇某官令問餙身盛德扶世致主以道遇物至仁雖平常議論之間皆提拔俊髦之意是憑過譽叨此誤恩矧聖哲之同朝惟蒸庶之為念職當撫牧化在承宣當黽勉於夙宵期遵奉於條詔清夷審斷之際慎重舉措之間無愧循良用酬陶鑄

代林丈賀王帥啓

文閣升華天南秉鉞遠人知賴朝命有輝恭惟安撫待

制爲道生時以仕行義仁於輔世德以復君文章龍虎於士淵刑政藩屏乎物宇庾桂多故旰宵以憂是迂鎮東之車來建清海之節冠紳相慶久師仰於令猷翕烏何知若鼓舞於新渙如某不肖傾仰有年擢第明廷幸同雨露之濡澤假麾小郡遂依日月之餘光其爲欣歡非所名諭

代新連州到任謝漕啟

治無善狀每懷愧於高明上倚殊庥適重成於叨遇領

麾踰再得地益佳曁兹展臨方驚庸陋惕焉危慄如蹈
虛空伏念某本以陋生素無他技幸少聞於詩禮粗不
墜於箕裘值時之明爲士者貴竟以獵取之學而叨榮
仕之階起於樵耕襲迹冠裳之末曾未星紀置身京朝
之聯以至賛漕發於江淮分符竹於嶺海五更歲筦三
換郡章况兹山秀水清土腴物阜戶口繁庶而民甚朴
訟訴稀鮮而吏不煩王蔣之經營韓劉之題詠闤闠有
林泉之勝樓臺在雲霧之中足以乘藉熈隆之年優游

遲暮之日雖出於素望然非所敢期何兹天幸之深畀遂愚者之願此盖伏遇某官開先俊乂刻意單寒謂其寤寐公家夙宵民事雪霜雙鬢金石片誠思有以逸其將衰庶幾焉迄無曠事故兹假借之厚誠以生成為懷敢不遵奉詔條咨詢疲瘵處無事猶多故勵晩節於初心簿書程督之間民俗澆淳之際力所可到知無不為此為報恩他未預議

代林文問候陳察使啟

低折塵勞十年一夢飛馳賢誼千里寸心永惟記奏之缺然至於惶愧而惕若此者伏審逖傳清問臨恤遠人雰黼冠裳日月旌騎神祇相協穀禄繁滋恭以某官孚命於天以人議法生惟民福仕與道謀風憲起於直躬惠慈應於徯志出為耳目惟忠信之爰咨入告謨猷當靖嘉之坐致前指燮調之日用諧祝願之心某忝被愛知不勝幸望守兹下郡莫拜前塵惟冀倍保鈞和以迎天寵

代謝座師啟

治術迂踈久無成効皇明因任仍厥舊封對已習之吏民領惟新之命詔茲為厚幸知所從來伏念某起於孤寒初從州縣勉循繩墨僅寡過尤偶玷京朝之聯遽叨符虎之寄七年之久三易所臨惟此桂陽古為名郡江山秀美民物富繁可無勞而收功其惟淳而易化亦既累歲薄無佳稱徒以簿計敝訛已除去其根本門庭閴寂粗若可以優游茍使將老之年是從請復之例正艱

難於外任何聽許於過求此葢伏遇某官開奬至公維
持大計得人片善若巳千能謂其為政粗有以便民俾
之久任乃畀其微效加以矜憐之自昔豈其衰晚而肯
遺過於吹噓成此僥倖敢不益勵所素圖惟其終禱祷
斯民追循良於往哲冰霜所守無愧忝於深知

代太守謝帥并職司啟

長吏之重選委至嚴非材之人叨竊容再獲迎新命知
有先容伏念某本以疎愚遭兹熈盛幼焉就學壯而仕

官起於掾尉之微至於牧守之任歲月其逝僅茲三紀之年上下之間竟無一髮之補英雖小郡道實要衝豈無事爲足可施設而才力淺短術業荒唐其竭精神粗支吾於牒訴豈不旦夜僅遵奉於詔條不思退藏尚圖再任正懼過求之責遽承俞命之榮此蓋伏遇某官維持大公獎拔片善貴焉期於達賤賢而不以間愚其在單寒尤所矜惜是令疎朽之質荷茲委屬之仍敢不左右規繩夙夜牒訴循良可學皆將刻已而書屏職局所

當惟有悉心而盡力此爲報德他未知從

代文初謝職官啟

民曹小掾方懷曠廢之慚幕府清資遽叨特達之薦出於過望何止愧顔重念某悾侗欵啟之資踸踔獨行之步志雖好古學不造微行欲趨時動恐違義徒竊禄以爲養以爲貧而取譏方清朝之急人正賢者之連茹敢期公舉屢顧菲材然宰邑之官實字民之任於今日百里之長乃往古大國之封法新而未明則何以利公家

澤秘而不下則何以副民望情誠至懼未敢形言日月
大明俄先察隱以為列郡之從事抑亦操錦而學裁依
於賢守倅則知為政之大方以其閑朝昕又得讀書之
餘暇責至輕而要事至佚而功為惠也深於德難荷此
蓋伏遇某官誠於引類志在愛民以大公至正之心成
極備曲至之德譬如春風之在草木未嘗不各遂其私
至於物産之有根華亦莫能兩施其力出於元造惟此
恩私敢不益勵深衷恪全素守勉旃未至之學稱斯新

命之榮是焉始終用答知遇

代太守到任謝憲漕啟

比者叨奉恩俞繆當麾守已詣臨視方竊靣鷩伏念某性本鈍蒙學尤荒畧祗服先師之勤誨幸逢聖世之大明是叨一官以後羣俊雖志於行已深勵夙宵而才不過人終鮮稱譽矧以有國之慎擇無若列郡之守臣俾分憂勞用壯藩翰必也識足以知幾變德足以帥吏民自省歉然其安稱此斯盖伏遇某官至誠與類厚載有

容方以成物為心惟知誘人於善肆令愚陋獲比高明照之以日星提之以衡石是知絲紊無所遁逃惟竭愚庸期副臨矚究民之瘼奉公忘私皆所素存今其益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太守謝憲舉大藩啟

得麾非稱動惟凉德之慚拔彚無方重以大藩之舉苟知逾分省已若驚伏念某生本顓蒙學尤空畧寡聞無卓既困後知惟思力行之近仁不以項食而敢怠以謂

爲子者必善繼志述事故無往而不忘其先爲臣者移所以事親事君亦何適而敢忘其上有以伸已而澤物孰若爲州而長民而鳴絃之傍有郡若邑請以自試泣之方驚盍以有吏有民爲條爲教卷舒由已休戚繫之思有以惠鰥寡必若杜南陽思有以洗寃誣必若袁楚郡以夕繼晝彌歲於兹寂無佳稱可追前古而況照之以日月則妍醜何避平之以衡石則重輕孰逃猥以銖絫之多謂宜垣翰之重此葢伏遇某官致君有道求類

如饑思以爵禄樂與之同而爲宗社無疆之計得片善如獲金壁若無有連城之珍如高風之助鵰鵬唯欲置青雲之上是令踈拙亦荷薦揚冰食奉公知難私報鷄鳴爲善惟懋素心

西塘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塘集卷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謝景標

西塘集卷九

宋 鄭俠 撰

古詩歌行

謝太守答詩萊州

閑齋掩晝扉疎竹間風韻兀坐無所為仰高方苦峻闕

闕兩喜鵲如以捷來獻疑其喜過常精爽抑何頓謂當

有嘉賓結駟間原憲豕然親文書萬里來問訊何意二

千石新書爛盈卷使者入衡門紅光十餘仞衣冠出蓬

室再拜望城闉開緘列宿動芒角相輝煥捧讀未終篇
欽降已三嘆譬如涉春波渺不知涯岸又若驚雷霆但
覺目眩轉誰言匹夫窮陋巷一簞飯箧有無價珍貴於
青玉案昨者鄙俚辭惟求指瑕疊敢期明月珠傾瀉殊
不恪重重借褒譽許與良過分酷愛愚且直還憐貧且
困惟人最難知聖哲其猶恨自非明如日安得物無遁
程孔昔中塗邂逅適所願傾盖畢所懷日西不知倦聖
賢欣道合萬古直一瞬凄凉千載餘此道誰復振未聞

似今日曾不拜公面顧遇過所親思知久彌淺重念樗散材平生慕忠順青衫百僚末言責固所逭若其愛君心豈以爵禄辨謂宜為民上必與同喜愠謂宜食君禄寧當復私狥刀斧且滿前斯誠豈磨礪千載幸一時岩廊拱堯舜夔臯豈無人共鯀偶未竄眷委一失真聰明不無亂出令以便民動皆為深患疲羸死饑凍重負遭囚絏奔逃苟自活父子潛分散以天征不義如以雨蘇旱簞食迎王師東征西夷怨未聞百萬師戈鋋日持玩

南取十數洞西開五六郡府庫爲一空白骨成龍斷大
臣弄權柄生殺在顧盼威福不有歸佞邪尚何憚公忠
獲罪咎正直招訶譴幽恚鬱不伸變異以頻見陰陽爲
之沴淫潦仍乾暵方且頌太平長歌事賡贊天子九重
門深居拱閒燕人人懷欺匿比周相引荐以俟覬此時
綱維一何紊滔滔恐皆溺心竊擬手援是以屢上章指
陳幾欲徧初雖蒙嘉納終不離讒間棄逐來窮陬星霜
兩經閏簪紳滿朝著大半嗟排擯誰爲憫窮褐粟帛推

餘羨誰爲念孤獨齒牙借餘論重傷棄逐久不敢畧自辯高堂有單親日久庭闈戀同時得罪人一赦皆從便惟兹尚遠斥不許歸寧覲擬扣閶闔門明飈紫宸殿恨無可言路勇决固所斷嗟嗟道云亡丈夫兒女懦勢利同險巇風雲借餘便誰非顧金錢誰非思達宦孳孳顧理義惻惻念寒畯如公今幾人百世紹休聞

謝曹公

螻蟻有統治羽鱗知所宗是知君臣初直與太極同子

之於其父成性天所鍾因其親愛心以養日益恭平居竭勤瘁患難忘厥躬不擇艱與易那知通與窮至於事其君是乃孝之中未聞君父間誠敬有早崇孔子故有言移孝斯為忠𣪚黍不離草蠶魚其類蟲皆能衣食人生世曾不空矧乃備萬物陰陽資粹冲學問必唐虞儕輩皆朱熊於世乃無補將何辨蝨螽五帝道尊極三王化醇醲皆由諸大臣汲引相追蹤惜哉物偽熾慧巧為心蓬讒邪醜正直黨與交譏攻上者以翕訛下焉滋鞠

訩鸞鳯遠遁伏鷹隼摩蒼穹人神共愁嘆寒暑迷秋冬一人念忠直百志懐兵戎利口鋭戈矛危機峻臨衝賢正欲自保狐羊豢狼叢邦家欲常寧西駕而求東聖宋會明良盈成緝熙隆寖寖逾百年稍稍追古風嘉魚烝罩汕鳧鷖在亹潀中間忽紛更新進爭鋒鋩豈顧君與民致身惟穹窿已酉乙丑間羣類何亭亭有蔽過重雲其毒如蠆蓬誰敢正一議洒兹謀猶卬公誠社稷臣識見何曈曈端方屹以立千巒一危峯幽林馥猗蘭雪霜

茂長松俠以疎拙身趨時良䵷惷舂鄉者有所陳狂言幾
怙終所犯斧鉞誅寛仁賴天衷未幾遽昭雪還歸禄吏
豐亳氂未裨報已愧羔羊縫矧乃素鄙賤無階望門墉
未委何所長能如粲投邑星車未鞅脫鶵薦俄天通朝
廷嘉讜言固已可公奏袟滿裡再陳推恩非獨後葢以
歷任淺欲進難爲騤譬如升階梯等級言無繆且以罪
累人頓此無愆咎有禄幸及親非徒養體口端然坐屏
序無復事奔走雖曰去親膝曾不遠壓畝坦途五短驛

安問連旦晝如此奉溫清不殊居左右平生最知幸獲附諸儒後學問雖不深是非幸無瞀知心在所養禦欲如禦寇耳目諸玩好常如對塵垢惟有學問心終年憂不售今茲足優游永日詩書圃人固有通塞譽亦隨美醜惟有片純誠於身可長久平生所遊歷昭如認星斗吉凶繫行違成毀由慵懋於心既不疑人來為明剖十中一二悟亦足長福祐况茲山水清人物多奇秀加以託下風長如飲醇酎人之於子弟親愛關慈友至於力

維持未必能再復乃知大賢心生成即高厚知其逺方歸偏親已皓首不忍重違去誓甘老藜糗又以家素貧無田事耕耨四弟三云乜若身無足肘聚指幾四百居前半孤幼委曲為之慮過其自營構士之所大患志與時不偶時興志兩得百中而一有葢以世慼深真偽相紛糾簧絲在口舌巧令工迎湊攘臂視聽下非明孰能究門下無寸武蹤跡非素狃一旦洊論抜如射之有彀惟以鄉所為期以勸紳綬天下本無事欲治多紛揉惟

是舉措顛嘉𤲅不如莠履舄以尊戴冠簪斯踐蹂助天
繫寵綏宜民惟在宥人如公用心勸不由賞購有洌甘
井泉清深玉其甃未觀繘長綆大施如川溜區區一方
部不幾幕其收于嗟鬱輿望無路達旒黈作詩道尊光
庶幾傳不朽

觀孔義甫與謝致仕詩有感

人生足清閑天下第一福惜哉聲與利舉世方逐逐君
子耀軒裳小人朘口腹霜雪滿顱頷馳競心更速誰如

東山後清風千載續仁孝實天成聰明乃幾燭弱冠擢
高科聲華光煜煜騏驥駕夷途千里在舉足歳未再周
天官先上應宿皇華屢更指閶請分符竹端介奉髙明
慈仁撫煢獨施設妙通神歡謳道相屬一旦遽上章幡
然謝羈東古人涖官政五十曰艾服公年未五十懇請
竟從欲緬彼仮與軻進退遺佳躅三揖就恩榮一辭託
巖谷由公仕以觀其庶無愧恧東臯我田園負郭予室
屋兒姪幾百人圖史逾千軸親舊既周旋閨門更雍穆

賔来酒一樽興来碁一局吟嘯動煙雲詩書到僮僕寧
知地有仙但見人如玉乃覺世間人為生何局促譬如
方汚垢對之獨薰沐孔公當代賢宜其欽愛酷慷慨出
長篇情殷語重複日日動歸思浩浩見林麓何意蒙鄙
人幸兹一覲矚當筵頓忘味如聽簫韶曲平生粗意氣
自初得書讀每見古聖賢心常自程督知身是罪根每
每自鋤斸如彼善稼穡去草茂嘉穀深嘉遠世網有若
因脫梏惟兹素艱貧事與心反覆歷官二紀周一紀投

南陬歸時異去時聖主恩霖霖方欣到家鄉足覺愁慮簇高堂皓垂白甘旨不饒沃四弟兩背亡未言他骨肉繼又喪一弟三房等窮蹙不數姆與婶孤孀十有六溥業支半年十飯猶五荍蕭然夏秋際甚者日食粥人惟有父子恩親家室睦惟其有君臣禮義朝廷肅二者苟有違三靈共誅戮況茲生聖辰熙隆遇堯舜艱虞免兵革少小遊庠塾青春被恩擢名姓粗揚暴孰非累聖德師誨而君牧中間更狂妄天聽常輕瀆云云不少已竟

致御史鞫所負愚鎹輕敢意尚收録日月忽中天湛恩

俄濯浴父子實再逢君臣亦敢復新恩胡爲報舊過云

何贖父母教子勤羽括而礪鏃朝夕望乃成榮顯被親

屬慈烏於反哺知以報生鞠學術不寸施猶之玉韞匱

千載遘明良不能少負輻是生天地間曾不如草木以

此望明公雲中一鴻鵠

送陳守仁入太學

父子本天性至恩無比倫矧公之尊府子舍公一身料

從少小來迨兹壯有室未嘗越旬月遠去慈親膝借問今何之千里具行裝荅言為道藝憤悱趨上庠有客前獻言惟道若大路駕乎天神明賢聖在舉步幽堂列墳典周孔以為師學成名亦遂且不離庭闈荅云子言善在予非不知父母生我身劬勞靡不為垂髫俾之學外不與毫絲乃今有室家兒女髮已束分寸無所立何以酬顧復如彼甲與乙名高髦俊科又若丙與丁禄位今寠我是皆予親友予獨無所就是以不寧居忙於賈求

傳昔者三千徒負笈洙泗濵孟軻遠遊學母老仍家貧
尚違晨昏侍以就德業新盖以慈愛心惟期已成達男
子四方志安能戀房闥客前賀曰都事固無必非子志
乃如此顧予安得知在家事多奪遠大非可必大孝在
顯親為子鮮羈馽日月如逝波無方可維縶陶侃惜分
陰仲尼猶不及自古力道業寸晷重琳璆子今道所出
處處足澆浮陽和達京輦士女方春遊百寶粧樓臺歌
喉珠宛轉惱亂巧迎逢偏能伺方便平生足持守到此

總不見又有非輩流頻頻甚鬻斯顧盼借顔色談咲懐奸欺從容樽酒間留連碁局上英豪俊傑心鮮不由此放予今志者大思慮宜蚤正慎予之朋儕力興光陰競由此期顯覩昊天其斯應

臘月十八日呈予京

歲去如奔馬殘日十有三姪爲當嫁女甥是未婚男叢然猥俗併殊非力所堪嗟予本支離塵事素不叅東牀書一架西榻經一凾如是歲月深吻舌如滕緘惟有陶

淵明常欲共清談牀頭酒盈壺亦欲同醺酣二十一二
間煩事如掃芟期使堂下空宴笑同所耽清尊酌宜深
古語交斬岩夜久燈熒熒金波忽東南歳宴獨優游庶
幾爲不凡

示潮州吳宅三甥

大郎性純淑至寶受磨琢二郎姿秀美白璧光閃爍三
郎神照藏宛若雛在㲉五彩翔鳳翰參差見斑駮三人
吾令甥亦嘗從吾學昊穹有顯通報應無舛錯未有祖

慶厚而拓子孫薄二親又善教曾不閑飲啄甥雖多似舅三子自超卓為文要根理覽古務詳博不惟子三人萬世同矩矱慎勿學舅癡直指世奸惡心雖在規益世誰受忠諤立身既不危青雲在挐攫

示女子

吾生鮮兒女汝次令居首柔惠少語言天性非矯揉女生必有適二親非終守既嫁又他州安能長相就幸然汝夫賢純淑真汝偶出門天其夫禮律其來久汝姑吾

之妹姑夫為汝舅事舅如事父事姑如事母三者無所闕汝則無大咎門内有尊親門外有親友歲時或餽助祭祀合奔走一一無間言乃可逃父醜治家在勤儉臨財戒多取誦經味其理聖心良可究即事念慈和無但勞吻味善看育與蟾二子吾珠䄜汝嫁既違鄉吾遷又遠趣東去十八程西來二十九三四千里間吾視堂猶牖人生否與泰正若夜隨晝但當道無虧不媿載與覆憶昨汝初生時吾心有負以為臣事君即是子事父閨

門有危難誰不在惸疚推其愛父心誰不得前剖辛為男兒身許國自結綬安能冷眼看終不一開口封章重十上夫豈避𨷖斧南州雖譴逐萬死蒙恩宥行行出國門母馬吾徒步汝生未三月正當時襁乳雪片落鵝毛霜簷懸凍溜汝母飲汝身寒風裂雙肘驅馳僅逾時羸糲不敢吐殘春到貶所歲卯俄及丑汝時年十二稍稍近針縷是歲真龍躍重明登九五湛恩被遐荒漸漬到枯朽拜命走親庭便道從海浦既見汝姑賢汝乃吳氏

婦我乃緣他人譴斥循其舊人皆念再逐道路或攢皺
我以臣子心等視如榮授人生無患難憤勵亦何有況
玆尋前道復見迎賢堠旬月得相聚天與幸誠厚君命
不可緩病已斯馳驟南北出靡常惟祈各寧壽舉足念
其身行幽如白晝又當夙夜間警戒其君子神靈依正
直惟仁孝是佑書信或往來知汝無病苦為婦洎為母
皆不處人後定當舉家歡相慶酌大斗勝彼淚滂沱臨
期一盃缶

六鏁助潮士鍾平仲納官輙辭贈以詩

揭陽鰲富州鍾子處城闤怡然保清操不與世俗換豪家富廪庾鼠雀嫌陳爛鍾子無田園𣂰糴供晡旦甲第闢公門奴僮立如雁鍾子無使令其子供盥無妻備組紃無婢奉炊爨市屋十數椽㕓商是隣畔暝陰滋蠹蝕飛屑落几案炎蒸欝不通揮扇尚流汗絃誦不輟音學海窮瀰漫文章有星斗胸臆藏璀璨何殊盛衣冠而坐於塗炭下樂百十包虫腐皆逾半經年無人顧蛛網

潛滋蔓苦李十數株採摘亦素斡此外乃一無兒女不
蔽骭固非人所堪隨分亦侃侃何意官物租添輸告諭
貫太守爲學校芹茆思樂泮買田垂萬年供給期無岸
誰人不樂輸我獨無計辦此時私愁憂幾至方寸亂我
身困長途脫身自投竄聞此心惻然不覺潸浩嘆六鍰
聊助君鶩股難廣獻聊欲分子憂使免頻勾喚知子謂
子貧不知謂矜慢斯則朋遊愆此時那可斷子猶重辭
讓揖拜如戰汗急取慎勿辭六鍰如六萬

再到吴子野歲寒堂

再到歲寒堂仍登歲寒閣閣上與堂前物物皆如昨鉄幹偃虬龍雲峯自巖壑文章有神力壁笥光彩錯主人歲寒翁古意何淡薄山肴具樽酒忻喜為我酌高論寫胞懷千弩射鯨鱷速悟有實龜靈通非火灼辯議恣酬荅亦以資笑謔想翁屓去後前扃徐徐鑰萬卷羅目前舒卷良自若感暑一榻風祁寒一爐藥翛然去與來一個無住着我亦淡泊人世味聊咀嚼無種不取嘗畢竟

何美惡但聞歲寒風便覺世齷齪令茲翁如龍看彼皆
尺蠖令茲翁如鴻視彼皆籠縛故願歲寒翁高收歲寒
脚踞坐百千年看春華秋落無令木石心長笑人脆弱

和孔義甫送謝文致仕

公本神仙人畔子如黙漆少年富詞學胸府羅星日千
鄰告飢糴靡不售所乞清時登膴仕直以名駕實非若
勢利徒志意隨纓綬舜立皐益來文興閎泰出遼遼天
地間千載茲會一神皇真聖神羣策期盡屈何意羣慮

旱惟思進身疾然否差毫厘愁寃騰萬室天聰竟下聽罪已逾帝乙公時如巨龍盤泊蝦蠏窟孰不念澤施天人共欣懌寧知未乂服懇懇乞骸骨不免使衆疑為高至遺物應思世役役耽狗竊終沒寧殊雞與鶩一飽歸冒尉闕 聞風清是甘守圭蓽

古交行

大海有時竭此心遲不乾厚地有時坼此心無裂文持此以相照百鍊青銅昏用此以相惠貝璧黃金盤靦面

有餘歡背面無間言德義以相高慶譽以相先千古似一日萬里如同筵此為金石交誰與知者論

教子孫讀書

水在盤盂中可以鑑毛髮盤盂若動揺星日亦不察鏡在臺架上可以照顔面臺架若動揺眉目不可辨精神在人身水鏡為擬倫身定則神凝明於烏兎輪是以學道者要先安其身坐欲安如山行若畏動塵目不妄動視口不妄談論儼然望而畏暴慢不得親淡然虛而一

志慮則不分眼見口即誦耳識潛自闢神焉默省記如口味甘珍一遍勝十遍不令人艱辛

次韻种道行衙賞蓮花

城中勢利如聚蛙聒聒鼓鬧窮兩衙忽聞携樽命真賞如見地涌金蓮花況兹危亭跨高爽極目四顧窮天涯紅蕖繚遶幾數畝臧糚翠葢相撐拏輿肩不換足已到咫尺異彼窮幽遐居之自可換凡骨不必飲露餐朝霞堂堂露衢不戸牖非此非彼無追賒幸時有酒共酩酊

不爾一啜先春茶楸枰小小較勝負往往笑語成讙譁
歸来清風恐飄帽月影已向西樓斜長舒兩脚就枕簟
一覺已聽清晨笳

賦公悅席上事送周如京

逢世路分疑誤歸洛陽有客邂逅樵溪曲高談傾蓋萬珠
璣相對崇朝惟不足武陽太守山葡徒喜賢樂事天下
無爲客留公駐斯須精庖饌玉歌貫珠坐中賔客皆豪
傑凛凛清風生頰舌性情浩浩談云云不待酒味既凛

洌逡巡行幕如風翻二妹新出屏幃間一人捧心餘故態對客悄悄眉峯攢一人襜裾半雲霧仙袂應曲飄飄舉解作陽關意外聲舊人只把花卿數此宵嘉會世所稀席上吏覽周侯詩彤金有格但聞説不覽新集那得知侯於周侯非甚舊朋友十輩識公九此公惜别事如何反覆清篇還執手龍韜虎畧何處藏却向吟筆呈鋒鋩堪作太平祥瑞録將軍白首弄篇章

贈雲門居士

雲門山口雲徘徊居士道與山崔嵬清時肥遁古亦有
驚猿怨鶴今誰偕居士高卧白雲堆山門時為猿鶴開
溪花野艸自春色雲芝石笋寧須栽軟蒸抱石傾新醅
麋鹿慣我還無猜寧知玉署思賢切御手調羹待客来

送聲父

羅浮主人袁公發偉才逸氣千人傑二子軒昂有父風
妙年趣向天然別邑之子弟亦好儒遠来迎子求師模
子非往教求即應龜筮有决前光孚春風正好偕行樂

子如健翮摩天鶚秋闈從此卜亨途回謝早汙翥寥廓
為我殷勤問袁君奪人所好非前聞

謝太守惠酒

重陰未肯避陽明飄風驟雨加震凌正月已缺二月近
滴水成凍威稜稜帝雖乘震利發生令猶行冬重嚴凝
鷽鷥皆遷喬忽入谷魚已弄煖翻藏冰此時草木亦成愁
祇恐不得達其萌吁嗟羈窮影弔形安得慭然如無情
明良會合千載遇乃以罪棄投荒荊單覊萬里頭應雪

不得朝晚奉甘馨閩嶺之南方弄兵殺氣殊與生成爭
既不能輔助聖時使咸若又不能慷慨帝前效昔人之
請纓詩書滿腹浪自飽一句不得推而行身雖兀坐心
惕驚愁緒忽起塡胸膺但聽曠野深林調調刁刁如有
神號鬼泣聲眞江太守眞慈明惠施每每先單𠃉眼前
突兀雙玉瓶滿貯玉液清泠泠拜公之賜未敢傾不覺
失笑三閭生不學憔悴思獨醒哺糟啜醨隨其朋往往
一飲一石五斗解醒被人呼作生劉伶雖然遇酒而酩

酊心不汝醉神亦寧開樽又飲太守德和氣坐覺生簷楹不闕凝洌自何去至於愁思皆自澄乃知春功亦不遠緘封祇在瓶與罍安得遽爾披重雲劃見白日臨青冥和氣習習扇九壤枯枝朽質爭敷榮風雨時泰階平聖君萬壽寰海清細草輕煙日邉路鳳管龍絲細可聽有耳不聞聲與鉦有目不識旗與旌聖功浩蕩不可名

上曹大夫

客從南英到揭陽十有五年困長道囊資空竭奴僕愁

氣象塵埃顏貌老天矜窮悴幸有緣太守曹公看客好
孤舟薄艤即趨門一笑相迎見懷抱道途險易人佚勞
俄頃咨詢無不到旌軒雍容屈臨顧袖出緘封相燕勞
舍舟東溪宅西湖西湖風光畫不如是日佳筵在連理
賓從翕集何舒徐大斗所酌真醍醐珍肴異果瓊瑤鋪
巨觴瀲灩巡數勸惟恐不醉非賓娛別有芙蕖對芳席
五幹十花圖在壁萬龍齊幹玉森森回看華軒籠翠碧
熙熙臺上柳青青衆樂亭前松植植爾乃盤桓四十日

尊罍時展情無斁不知海内為主人幾人似公真好客
覯公政治誠有倫合居廊廟居海濵子厚在柳南蠻欣
文翁在蜀西鄙馴天心帝意誠念遠故為遠俗迂良臣
願公不日居陶鈞大開東閣羅冠紳烹庖鼉龍脯麒麟
布被底下卧平津天涯地角盡陽春

醉翁行贈黎師醇

金峯醉翁七十九行步龍鍾面黧垢惟有滿腹竒文章
日月爭新無老醜頬舌鏘洋言不苟咳唾成珠須信有

兩眼如星照耀人見客偏明儼如舊問翁壯年愛碁酒
邇日還如昔時否曰予不戰猶好看日飲常能傾一斗
因持碁酒前就翁明日壺漿復予就朱君貧苦亦好奇
接續携持窮清晝城中遑遑競趨走覰面草草忘親友
幾人尊俎暫從容笑傲松篁弄花柳寧知北郭予三人
繼日相從辰到酉龎眉皓髮常温然相見妙齡眉目秀
惜哉才高命蹇成遺滯四十餘年州縣吏棄之林野混
漁樵徒使知音動嗟喟愚聞天道高遠不容人測度無

奈人能樂其樂故有鼓琴重圍行歌遺穟浩然充塞不以世俗瑣屑累寥廓愚覲翁之子孫詵詵繩繩此其後慶爲不譸世俗毋以翁老生輕心須知此翁頭白面黧而英心義氣天地不得而銷鑠

江亭與程瞿二君邂逅小飲太守送酒因成

蒼翠擎天江上山淙琤瀉玉亭前水邂逅相逢坐上人傾蓋論心何俊偉凉風颯颯來几筵似與清談相表裏程瞿軒軒古遺義憫我羈窮見辭氣以爲此時無一杯

直恐江山解相鄙旋呼奴僮滌鐺勺豆肉盤蔬隨所峙
三盃五盃復七盃清興悠悠殊未巳復向行舟尋果餌
鱻羹擬欲求諸市豐殽佳饌來使庖巳闕長鱅間珍脆
逡巡長呵下雲際傳以報謁迓千騎薄聞江滸清飲歡
歸去瓊漿遽來賜大哉何公古循吏易俗移風有深致
人之所背公所趨正以敦薄醇醨為巳事連英二城接
疆理舊績新庸滿人耳道塗賡載盡歡謠冠佩清言有
餘美

送杜靖國知連州

杜氏世德光無前聲華行實相輝鮮賁之職也在刀匕
親舉罰爵平公筵預之聞見合左氏春秋大法因粲然
詩為郡守稱杜母南陽之人今尚傳如晦作相猶民天
忠誠蹇蹇終始全能令大君思不已輟爪奠祭情拳拳
子美大雅三千篇昭昭勸戒日月懸其人骨朽邈千祀
至今聞望猶當年我宋龍興撫嘉運杜家孫子隨飛翥
坤馬承乾禁掖清傳霖蘇旱華夷潤邇來文武百羣中

詵詵杜姓多翘俊靖國少年即奇絶雄文常倍千人傑
投書天府一不意却掃雁蕩不復出懐材抱道良自珍
售以連城爲折閲中年不忍自棄置以蔭調官南海尉
手提頑馘授州將海盜爲之潜喪氣塵埃從此免低顔
倏忽十年今擁旆憶昨建康臨市征公於吾父爲交承
兒童不敢求見靣卑挙但聽馳英聲爾後馳驅逾半紀
投荒乃得親君子孤舟抵岸即登門見我有悲兼有喜
所悲竄逐萬里來豺狼得路忠信埋長嘘爲我意愴惻

吾未振汝良悠哉所喜謂我一門吏一年三黜剛愈鋭
投身湯火何所求所憂為君不為巳况復吾為汝父執
世契不淺汝吾姪此邦人物粗熈熈職司慈明州守徳
汝雖投竄亂實汝福天子神聖終汝直丈夫秉徳貴不回
窮達自天非汝職公言令人益慷慨一接巳見真顔色
韶光波逝不暫停年華兩見新蓂歷可憐情義如一朝
向人睠睠終無極外臺差注重求材天子急人方旰昃
丹書鳳口下九霄捧詔治行何烜赫昨日紅蕖醉幕賓

今朝皁蓋賢州伯官雖衙尉丞位乃二千石羈人無以
報恩知請為使君申八德一曰公心與衡鑑無情同朔
方裴俠號獨立背公之私無髮容青州趙琰絶囑託貴
要書來投水中二曰寬量須江海為盎盋并州陳泰但
懐撫未嘗愠怒形於顔南陽劉寛抑又甚蒲鞭示恥犯
者難三曰信舌端常與心相印九江宋君每聽政平旦
日中猶不桼并州郭伋舍野亭為與羣兒期到郡四曰
惠有如雨露時沾漬光州元忠嘗賑貸二十五萬恢天

施蜀郡廉范不禁夜一襦五袴惟民利五曰清玉壺在
堂中有冰武昌何遠思律貪汲井投錢非買名合浦孟
嘗亦無欲還珠碧淵清所徵六曰正端如標表行非徑
北海朱邑雖篤舊至於枉曲終無聽東萊楊震畏四知
行不欺幽此爲威七曰明昭如日月東西行冀州賈琮
去帷裳百姓聞之政自行雍士李惠善審斷彈鷩坐知
禽鳥情八曰毅鎮浮静躁温而厲汴州齊澣非肆刑清
嚴自我人皆治濠州張福不可犯以重自持人自畏此

之八德人有一鳴絃按堵皆千室能於八者具有之使
君之才非世出使君有政教必本之學校蜀人夷陋畢
已甚文翁之化於今好使君有詩筆莫詠閑風月追還
雅頌聲太平吟詠性情思補闕使君有車馬莫賞閑山
水時行郊外問樵耕民間利病須詳委莫輕喜莫輕怒
輕喜於人火上冰輕怒於人鏡前霧莫狐疑莫輕信狐
疑多至敗良謀輕信定令姦小進大凡當局常多迷使
君臨事其慎之倘記愚言用有時微塵積嶽終有裨蒼

生旱渴天欲雨異時經濟非公誰

紀連守植道傍木

道傍木夾道參參如合屋種之毫末成合抱太守慈仁
輔生育古來善政蓋有數道路開通亦其目芟除翳穢
平險阻堅固橋梁便艫舳何為萬柯隨曲直化此長龍
被崖谷由吾太守愛民深孜孜利民惟不足以為烈日
長道難加茲嶺外炎暑酷黃茅鬱蒸之烈氣重嵐固結
之濃毒不得清陰縈且紆何處憩息而躑躅令如源泉

下斯行長原太山秀可掬桐榕楓果隨所遇惟其茂密佳蔭速何公之心父母心後人當如子孫續勿剪勿拜勿拗斸蠹朽使可添新綠

示廬山寺老勝師

離鄉十九年日有如年久歸來山水亦依然人物存亡半非舊廬阜之前我舅宅此寺如我東西家每來舅家必到此粵自髫稚今疎牙庚嶺閩山四千里青衫謫逐自我始築臺東望幾悽涼親故滿前爭不喜林下相逢

真實人非戚非踈非故新執手之言行處親是以還家一百二十日五回松下問禪因此身非我身有君有父有神有民俯仰回環知有待古之人居不黙突行不已輪師住無住我動非動来不須迎去不須送聚散會離百年一夢大千沙界等閒言尋常只把毫端弄

次韻子發勸酒

子真依前家谷口無地栽禾只栽柳否亨千態古難常與物浮沉兒女詬鵾鵬海伏而天飛鷦鷯林棲惟一枝

迂談濶論偶相識千世一遇非爲遲君看大旱希雲霓
又看朝隮雷雨隨天之神力豈不大若豐若約無定姿
况夫人物在宇宙無異蠅蟻停盃巵生亡尚非已主宰
滋味得不隨醇醨是以衆人察察日不足我獨悶悶頑
無知方吾醺酣以盂杯爲小正見滄海如池沼子又作
詩勸我醉如泥得非亦以惛惛爲勝曉

贈余純臣通判

清人如玉如蘭荃元是水晶宮裏仙貳車海陽未期月

士庶一口咸稱賢請言清人所以賢清人貌莊神凜然
中扃恬夷已自得志意高潔凌雲天犀珠熀煌照天地
清人不為迂其視金鐘球磬雜管絃清人不以勞其耳
惟視與聽尚不為豈肯為彼回其意是焉神照無不通
豈特視明而聽聰是非毀譽不立已輕重黙與權衡同
上誾誾兮下侃侃和以不同惠而斷自然民物被休賜
芬馥不馳而自遠閩山下士狂且侗二十八年如萍蓬
遇公於茲心膽空教誨怜念皆深衷大論時聞鍧霹靂

健句每驚爭化工聽言觀事潛欣悅不見累句如歲月作歌罰中時一閱如對岩岩冰蘖節願公保此清人躬古來大任求明哲

和李天與秀才

西塘老人喚回翁愚惷無他生所鍾簴鼓不聞非耳聾形器不涉非無蹤盡傷萬類物所蒙圭璋貝璧矜昂顒瑣屑之私背大公塵埃蔀明荆塞胸宜厚而薄歉為豐奚以經濟躋和冲王功曰勲民曰庸勲誰烈烈庸誰同

掊夷剿奪祈爵封若人無所用其忠扣天惟兹冀祖宗
顧一更改由大通雪霜嚴嚴有高松羅綱密密皆去鴻
此身萬死非災凶生隨螻蟻氣蜺虹共追太古還醇醲
不忍生置爐鼎中聖德如天非世逢迨兹白髪猶顒侗
圭刀為活犀貫傭何乃紫木臨身宮地不愛寶人來共
威儀黨黨君子風袖中球琳來相從手搜明珠心益恭
偉哉斯人空不空其中宏深外雍雍淡交庶幾寧鄙衷
箇中自古無蛇龍

上知郡承議

至樂之性長自餘世物莫得而榛蕪陰陽變化在舒慘千里豈足勞建除憶昔僭侈擅一隅瓊宮貝闕粧金珠窮奢極靡相傾奪所不可道矧可書天清地寧聖神出蕩蕩一化渾太虛頹基故址盡荒草往往狐兎来爭居魚書虎符若鄴傳幾人到此圖安舒譚公賢明大國後寶璞豈肯彫璠璵拂除荒穢出夷曠茨茅墩瓦從古初壁書齊丘愈化論譬如論海先河渠千古興亡一端夢

逍遥巾氅日裕如有客登亭見施設笑殺瑣瑣誇瀛壺

連州斛嶺寨井

斛嶺寨行雲際下視長江入地底汲江登嶺行三里躋扳峻險為艱爾將卒居民幾半千度歲終年苦無水爰自慶歷達元符循舊安常誰擬議元符太守何公賢受民慮事誠而至以為山頂流泉鮮其事吾觀古人行師動萬億所至豈必皆平地軍必有井井未達將渴不敢聞衆耳陰陽者流以水照星星之所聚泉所委行行浚

鑿三日遇泉井成矣乃令三井如毋趾豈特當年負瓶操綆僕僕往還之人爲慰喜吾欲後之人知井所以起敬守前功無委圯必使甃砌長如今日之淸泚萬萬斯年施何已故作此歌勒諸斛嶺之市

苞苴行

苞苴来苞苴去封書裹信不得往君不見箕山之下有仁人室無杯器以手捧水不顧風瓢掛高樹

五七言律

陳元叟清軒

塵筌中軒戸誰標似水名物訛空自汩人性本来清天上雲藏月人間石裏英雲開與石裂精瑩自分明

季冬桃花

真宰終無妄元和豈有偏如何洞天蘤開向雪花前遊騎雖然閬紅芳亦自鮮惟應祝融氏偷竊戲餘年

次韻嚴巨孟

俠也生来拙論才寸不通趨時慚寡術守古又無功永

日書千卷閑宵月數峯惟期賢者達遂闇見開通

俠也荒唐學文章愧古風誰將覆醯醢子謂近蜺虹去

聖雖云遠微言信可宗期君振頹敝謨典嗣前功

俠也愚而已奚稱忠與剛未能安社稷自合竄炎荒國

以民為本仁當生不傷君其明辨此萬里在飛翔

和孟堅二月晦同出城

花柳接重闉三分破二春江梅初弄雪壟麥旋收新纓

紼嗟塵事農桑羨野民暫陪遊樂乘此日是何辰

城中未必悶出郭喜還生濃淡山原氣高低溪澗聲鳴
碁振幽谷把酒聽流鶯疎曠還隨分何須學步兵

瑞像閣同楊驥雪夜飲酒

濃雪暴寒齋寒齋豈怕哉書隨更漏盡春逐酒瓶開一
酌留孔孟再酌招賜回酌酌入詩句同上玉樓臺

和荆公何處難忘酒詩

何處難緘口熈寧政失中四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見
佞眸如水聞忠耳似聾君門深萬里安得此言通

和叔粲滄浪亭

高亭殖殖水泠泠笑指鷗鳬坐晚汀遠不聞聲千櫓去矯如爭秀數峰青煙雲窓牖紛紛雨露月蒹葭點點星最好歸輿擁雙璧笙歌燈火照仙屏

題仁王橫山閣

案俯橫山跨海来拂雲高閣為誰開荒溪古木閒猿洞明月白沙空釣臺曉日東風龍夭矯秋風西峡鳳徘徊居然靜卧江南岸天塹闕亦壯哉

次張子京遊天王湖作

湖上遲遲不忍還談玄清徹幾重關旋嵐野馬皆歸靜逝鳥潛魚各自閒墜果露巢秋後樹淡煙斜日晚來山吟情到此何終極注目紅雲紫霧間

同子忠上西樓

偶因送客上西樓共愛佳城枕海陬雁翅人家千巷陌犬牙商船數汀洲風吹細雨兼秋淨雲漏疎星帶水流獨有單親頭早白迢迢東望不勝愁

次韻陳秀才告別之作

行槖蕭蕭又出門豈應蹤跡溷東園詩書無地人間世山野有亭江上村幾許春秋由白髮誰能枝葉事閒言行矣吾衰今已矣獨將清夢到乾坤

示廬山寺勝老

寶鼎當年未結丹幽棲曾此掩柴關羽軿欲化乘風馭梵錫應留解虎環僧卧碧雲皆壽考鶴迷華表幾時還好應月白長廊下澗水無聲人自閒

次韻子京早春雨中

花草迎春意已嬌霡如膏雨復連朝昏雲暗霧饒慵困踈李残梅共寂寥頼有河陽遊約近能令圃澤睡魔消看看陌上千紅紫只好公孫日鮮貎

贈陳通其致仕願壽軒

七十退休人所共一生清苦獨推賢枝棲腹飲知安分骨聳神清合永年静引兒孫黄卷下閒馴龜鶴小池邉恬夷盍得冲和力無病無憂一地仙

送林六秀才之廣勸其早歸

無情烏兎兩相追歲月蹉跎一箭飛觧報劬勞能幾日
可堪容易曠慈闈須知楚國千鍾粟不直萊庭一綵衣
我念松楸心獨苦故知吾子不如歸

次孟堅初冬晴和見梨桃二花作

十月南天尚暑襟幽花何怪動清吟半扉素蕋呈修徑
幾朶天紅出茂林地借小春回暖氣日匀疎影轉輕陰
惟應幕府多才俊不負行臺醉賞心

次張君舉秀才

長風清灑翳天塵捧出重光耀世輪龍袞未温當扆坐鳳書先軫向隅人一緘符命來差緩四尺先墳夢已頻衰老將何報明主雪霜柯幹艸萊身

題𩔖軒

達人取次總佳宜瀟灑清軒聊自𩔖埴果砌花堪笑語牖風庭月共希夷滿堂虛白琴三弄竟日醺酣酒一卮别有工夫留客住時時談笑出新詩

次韻環翠亭

天圍湖海淨團圞水色山光四座寒晴結濃陰森萬木靜鋪遥碧擁千巒共斟緑醑看浮蟻遥見孤舟下遠湍是處煙雲有佳隱崎嶇長道太無端

仲常龍圖自廣中移師閩

節鉞依前向釣臺祥煙喜氣兩嵬崔民思父母無窮已天借星辰有去回千里袴襦還衆煖三山樓閣爲誰開須知道路先騰説又見清涼古佛來

次張漢公言懷

人間滚滚竟何營只為蠅頭利與名千里瘴鄉吾逐客一簞窮巷子書生文章相誤終須別寵辱無關自不驚羸得白頭閑處坐一竿風月有誰爭

次韻太守仁智堂

堂下玻璨看碧瀾天邉圖畵指層巒崔嵬切漢星辰近清泚照人毛骨寒已嘆神明傳政化仍觀慈惠展盂盤尊前不為扶衰病敢惜酡顔勝渥丹

次韻春登樓

公餘閒步古城巔遲日和風暇豫天花引嫩芳迎曉露柳垂輕絮拂晴煙一尊椒桂除三品千室謳歌在五絃紅紫正爭春又半斷崖荒塹草芊芊

幽居

蕭條深巷寄門墻城郭村居事異常石展地衣三藥徑錦圍天柱十花檣幽禽隔樹鈎膠語異草揺風合和香不覺冬歸與春到但知無事日偏長

次韻李天與張温夫

年來年去一衰翁幾不能言但守中每嘆善交如管鮑那知所得並軻雄直教顔巷人難處秪願融尊酒不空自古英賢有窮達誰能朋友謝磨礱

辭謝諸相知見招

葢倚羸肩汗滿韝晨饔夕飧未曾休盃盤狼藉君雖厚僕馬疲勞我亦羞淡淡交知猶可久區區口腹不須謀還能收取筵中費遍使飢窮飽暖不

上蘇端明

聞說天南受賜深傳方施藥每揮金看天風格樽前態妙國胸懷枕上心草木亦蒙銓品力山川難載頌歌音如今收拾知何用衣被華夷有傳霖

昔向東坡覽古文長嗟簡策鎻風雲那知日月歸元首立見夔龍遇放勛夷夏生靈真久困聖賢膏澤有前聞恲懞天地期功業妙畫奇書請暫焚

辭方公悦

又承尊酒細論文日日樽前得未聞憐舊直忘趨走賤有疑俱向笑談分心緣明德懷高屏日為偏親斷遠雲明日追追東郭路未行離思已紛紛

次韻清溪樊主簿

欲致皇恩浹羽鱗天涯地角盡如春當年欵欵曾忘死今日區區肯患貧正以庭闈安梓里誰知魂夢達楓宸海邦一見如疇昔心膂相知亦宿因

次韻余純臣通判球瑯軒

聳翠淩空不少盤回環使宅對千巒高華誰為球瑯闢勁節相憐霜雪寒引得鳳來緣有實化為龍去始堪看桐廬寂寞烟雲暝惆悵無人近釣竿

次韻余倅龍碧軒

萬龍齊幹擁高牙古畫幽奇只一家分破窸陰開細路畢將餘碧入江沙靜籠簪玉朝雲合暮到盃金夜月斜賢守二車真可畏尊前詩筆太豪華

次韻廣州梁有為秀才

孤直惟知不愧天飄零無復記流年學從鄒魯已如此貧甚顔原亦浩然乞食偶隨持鉢老入城因訪跨羊仙真人到了扶真道手付瑶臺刻玉篇

煙雨樓

層梯疊構倚穹蒼煙雨江山見渺茫人是神仙來鎮守物隨時節亦循良静鋪紫翠資吟興時作霏微助歲穰豈比啼猩兼嘯鬼浪將愁恨向瀟湘

仙人居處即鼇宫更作層樓峭倚空犀岫西來煙漠漠

大江南去雨濛濛花鏕栁策熙怡裏耘笠漁簑笑語中別有夜楹千里月凭欄清興與誰同

示潮州妹子

八人兄弟三人在獨立他州信汝賢直使無情如槁木忍看垂淚念南遷從今依舊歌泉水何物偏宜寄謫仙美酒年年須百甕好從南海便乘船

次韻子京下元雨過對月

年雖小歉俗安蘇小雨時時濟旱枯天爲下民成晚霽

月將三五上東隅星如青女臨銀鏡人似寒冰在玉壺想是庭前吟望久豈殊雲外一輪孤

元符放還謝英守何智翁

僦屋平山至典衣来時使作十年期豈知未報歸餘閏早有潛吟送別詩聖主恩仁天地力明公憐念父兄慈征鞍擬待春和煖催促行裝願少遲

和子京霜字見寄

秋深園圃雖無雨晚歲頭鬚自有霜身事無功且人事

酒囊餘地乃書囊寒雅嘯侶鳴喬木粉蝶成圍過矮墻
對此每思良友伴幸時来訪浣愁腸

次韻趙賓道秋夜聞角

蕭索秋城五鼓前月臨殘夢正團圓彤樓一曲梅花落
玉枕誰家繡帶連歌酒梁園人散後弓刀秦戍雁南天
一般凄咽西風下轉展空牀夜不眠

次韻知郡登高言懷

莫向天涯說故鄉人身不似雁隨陽黄花滿手空佳節

千里有懐如寸腸為許功名酬聖代不須愁緒付瑶觴
男兒不是閨中物生則桑弧射四方

次韻杜幕春日

平明驅馬出城東馬上知君興莫窮淮曲山川三月路
春光桃李萬家風酒腸寛處須呑海詩思狂來幾擊鐘
何事青綈正雙鬓擬將漁釣約溪翁

次韻張伯時以再任為賀

再官庠序為寧親立道惟憂歎泗濵若使佞諛求利達

使居廊廟亦沉淪環惟書史何如樂得是英髦信不貧如子才豪猶未第每思冥晦避通津

次韻子京述懷

桑海有涯殊浩蕩蕙風無動任飄飖莫窮興廢千年事但看盈虛兩信潮方聽民間歌道化何爲天際想歸橈當知得意無南北隨向生成似玉杓

和英州太守何智翁次韻馮仲禮麻江橋

疊石梁空太守賢一年功力倍千年惠從今日流終古

智是當時決九川有競輪蹄何雜沓無情風月亦流連紅燈焰焰三更市從此吳江不直錢

一帶危橋接市廛春成冬壞幾多年誰驅巨石如填海化作長虹下飲川白水曉寒旅洞杳紅燈夜午萬珠連清風明月如堪買且問如今直幾錢

次韻張老見贈

烏鳶螻蟻有君臣此義如何易世塵欲為無窮宗社計肯憂如幻死生身八千江上奔馳路十二天南黯淡春

歸到親闈捧杯酒始知終是福唐人

觀碁五言排律

三百六十路通精此有門藪奇藏日月機發動乾坤對面知為敵渾輸却有翻詐貪常易喪仁守乃長存隻子如輕用全功更莫論就令投隙勝寧㧞被圍奔縱得四方盡寧同一腹尊傍觀饒好着當局奈嗔言慚愧中孚信幾危大壯藩坐觀成敗者安得不驚魂

謝工部徘徊堂七言排律

高堂增構廣幽齋鑿破青青遍地苔雲入洞房疑有氣月當疎牖若為開路無荆棘皆新闢砌得芝蘭是舊栽流水聲中迎送屐緑筠叢下獻酬杯達生不為休塵慮齊物元由悟本来終見東山報重起未登朋乘且徘徊

五七言絶

集鷗渚

主人無機心兕虎皆可入君看小渚中豈特羣鷗集

忘機亭

鳧鷗近集旗亭陰戲鲂鱒我自無機心忘機成戲論

瓜嶼亭

峯巒何迤邐天際相依倚如何是瓜嶼獨立澄明裏

芳沚亭

澄流良湜湜幽藻還漪漪不是采蘩手芬芳長自持

讀史

亂亡由佞舌覽古每嗟吁擬刻姦諛像申明兩觀誅

論誠

萬事以誠立不誠心不專誠心非鐵石鐵石被誠穿

和蔡公上巳

愷悌侯藩修禊事風流草木薦天香使君喜為民行樂擬築春光作舞塲

閉戶

居然訟息愧王通反閉柴門亦古風幽鳥一聲庭日永軒窗從此近盧仝

漁家

月滿平湖夜漸深浩波千頃蕩黃金不知世有榮華事何至中藏喜懼心

見遠亭

天邊毫末見千峯景物都窮見不窮因念當時小天下亦如亭上老仙翁

大水除廳前小屋

庭下新來不掩門洒然無復舊時喧小鋤輕氣從茲起無補清時合灌園

宴十五約重陽飲患無登高處

道義相歡勝飲醪況添流雪見承糟卧籬一醉陶家宅不是龍山趣也高

出御史臺

萬險千艱六出身如今也得避罵塵須知從此寒原上有個行歌拾穗人

道中見以索牽五六十人監理錢者

可憐平地不生錢稚老累累被索連困苦新圖誰畫此

祇愁中禁又無眠

題靈峯平步亭

天險嘗聞不可升人間危塹更難名欲知平步亭中意平得心來處處平

謾成

琴雖古意元無取詩近虗名亦懶吟不是將心就無事都緣無事可關心

西塘集卷九

附録本傳見宋景定建康志

鄭公介夫諱俠其先光州固始人四世祖佸唐末隨王氏入閩遂為福清人甫冠遭妣黄氏憂念家貧親老弟妹衆多慨然自誓當若學以成名治平二年公隨父暈赴江寧府監税得清涼寺一小室閉户讀書時王安石以中書舍人持服寓江寧公携所業往見蒙安石稱許治平四年擢進士甲科年二十四調光州司法以歸安石服除起知江寧府相見愈厚及公赴浮光安石入叅

大政興利除害言無不行公平日雅重安石以為堯舜三代君臣相遇有為於世太平可期月而望已而青苗免役方田保甲市易等事相次施行民間不以為便會光有疑獄數事公以讞議傳奏為安石言之報下皆如公請公感知己欲盡忠以告秩滿不復移令遂為入都之行時熙寧五年春也公行所過田父野老必從訪問新法利害荅者無一人言其是至京齋戒具書見安石甚獎之再見乃及試法之事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

者補京官公辭以未嘗習法三見而問近何所聞公畧
言青苗免役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使心不能無區區安
石不荅左右遽請公退自是不復見但時於門下具實
封反復極言新法之為民害皆不報一日鄉人張勱來
訪忽責介夫何好矯之過公問所以勱曰丞相令介夫
試法不就何也公曰朝廷新立此科以待練習文法之
士必使無絲髮濫得然後可以勉餝後人使素非習法
但因浮光有四五件疑獄所司議法殊不與人情相近

職在法官不得不詳審乃於本條中自令式格律散行
推考乃得其當故以傳奏輙蒙丞相是而行下其餘條
貫實未嘗見丞相以此見謂明習故使試法是以不能
為能誤丞相之知以茍進取此則欺天誣人使雖餓乞
所不敢為也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辭安石安石曰却
受監門去意殊不悅公在門局會丞相以春社還由本
門法當迎揖道左安石一見惻然面加慰勞明日王某
来以其父度支欲與諸公薦公試法切須顧就盍丞相

意也公對如荅張深道之言事遂寢未久置修經局安

石使其姪壻黎東美訪公云丞相欲令元澤辟公檢討

公言檢討以備闕遺俠讀書無幾將何以備檢討之責

此與試法何異因以書詩愧謝丞相已而黎生再来具

言丞相致意凡入仕且要改得一京官然後可别圖差

遣何得介僻如此公曰俠自浮光入京本求一席地執

經丞相門下耳初不知官有美惡高下不意丞相一旦

當路發言無非以官爵為先所以待士之来者如此而

已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區區所獻有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俠進而無愧不亦善乎黎生去後數日復來問何事欲言時免行市利等税錢京師細民及商旅尤以為苦如負水拾髪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不輸錢者毋得販鬻市道門司商税院並行倉法專攔月賦食錢每正税百文外收事例錢十文以給之謂之市利錢逮法之行正税不及十文者亦收市利十文其末反重於本百姓至與專攔死爭監官委曲諭以新法乃怫然

投錢而去公覩其害言於丞相數矣至是又具書并陳青苗免役等弊事因黎生獻之末幾令下小夫裨販者免充行舊税重者十减六七其大者將謂以次施行已而竟無所聞時安石有詩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遇時高堂拱堯舜密席坐臯夔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孤負鹿鳴詩公聞而和之曰何處難緘口熈寧政失中四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見佞眸如水聞忠耳似聾君門深萬疊焉得此言通亢旱日久自去年七

月不雨至於三月民間焦熬殊無生意公度安石終不可諫乃以本門所見冬春以来三路流離之民每風砂霾曀大者車乘小者負擔扶老携幼蔽塞道路羸瘠愁苦身無全衣城外饑民朝晩入城買麻籸麥麸之類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以活及其質妻鬻子狼狽困苦之狀至於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纍纍然於道公不忍坐視乃呼畫工列為一圖裁書詣閤門投進不納遂於本門勾馬遞於銀臺通進司奏為密急事

仍自劾擅發馬遞之罪其書曰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
亢旱迄今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以
來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
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
侮君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
竊惟災患有可名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其
来也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
夫庸人之見古今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於

未然而轉禍為福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願陛下開倉廪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祉夫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廪終以富衍彊大誇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畧

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憒劓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其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趍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馭之如何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賛其上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為不肯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

使夫抱道懐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上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吕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忠義賢德之臣布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倡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内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徳下浸於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慕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而羣臣所以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禄名器駕馭天

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皇皇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者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代庖人各以其職不相侵越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

有高下臣子事君忠無兩心與其得罪於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茍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深冐天閽以告訴於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念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竊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糴粟皇皇不給之狀為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

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咨嗟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時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也疏入神宗皇帝覽畢反覆觀圖長噓者數四即袖以入是夕上寢不寐翼早命翰林承旨韓維知開封府孫永體量免行錢先放元不係行人投納到錢萬三千餘貫又實計免行錢除每歲所須外

並放又命三司使曾布體量市易司農寺發常平倉放
商税務及諸門税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
令殿前馬步軍司及熈河路開具未用兵以前所管若
干兵即日所管若干兵令三司具治平以前熈寧以後
歳之出入各著於令河東河北陜西諸路具民物所以
流離之因又有旨青苗免役並權罷追索方田保甲並
罷如此之類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四月一日下詔
責躬許内外臣僚實封言事越三日大雨遠近霑足自

公上疏至是纔及浹辰初七日早朝羣臣既賀雨神宗出公所進圖狀宣示宰執且責之曰卿等每言法度修明禮樂興行民物康阜雖唐虞三代無以過今來外事如此丞相以下各謝罪上問丞相鄭俠何如人王安石對曰嘗從臣學是日有旨放公擅發馬遞之罪安石即還府第不入中書遷定力寺求出於是中外方知三月二十七日以後所行皆因公入文字一時用事者莫不切齒爭言於上或以為心狂或以為非毁良法或以為

擅發馬遞驚御乞追逮所司勘罪御史臺直請以公付臺推勘遂有旨下開封取勘是時臣庶欲應詔言事者甚衆聞此皆沮縮唯司馬温公輩一二文字得達上前憸佞之黨日於勳函假名投書乞罷王丞相堅守新法仍乞治公狂妄之罪已而熈河小捷羣姦乘此力進其說吕惠卿鄧綰之徒言於上曰陛下網羅英俊數年以來忘寢廢食僅成此數事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輕信至相與環泣上前於是新法

牢不可攻矣安石既已懇辭去位遂出知金陵而薦呂惠卿代已即除參知政事惠卿拜職之日京師大風霾黄土翳席逾寸公又上疏言天寶之亂國忠已誅貴妃未戮人謂賊本尚在今安石雖去而惠卿復用事雖不同勢豈少異葢安石本為惠卿所誤以至於此既已覺知仍復遂非以相拔援其實表裏自相膠固夫豈念宗廟社稷之重且惠卿能終無背安石耶奏入不報又為市易事與呂嘉問力辨乞不用嘉問舉狀是時西師屢

動公上疏力言邊兵不已為大不祥其言反復累十餘紙皆細書密行且言大兵之入諸部羌人相率捍禦謂之賊兵夫中國謂羌為賊者正謂其掠我赤子奪我畜產也今我師亦然彼何得不以為賊乎且中國與四夷猶井上井底之異也井底之人欲出而已井上之人豈有欲入者哉知此則居井上者常當安井底之人然後井上可得而安也又從而苦之何哉夫中國者子女玉帛之所聚文章禮樂之所出食稻粱衣文錦決無入蠻

夷之心也彼風沙晦冥齕草飲水寒則皴裂暑則暍死
日夜思中國之樂而不可得彼驅而來者猶拔井底之
人而出之平地此驅而去者猶擠井上之人而赴井底
是以屢戰屢敗也上覽罷屬熈河奏捷殺戮甚衆上為
惻然諸姦患公入文字不已遂取開封所勘擅發馬遞
事行下刑部定罪罰銅十斤取旨勒停本侯郊霈調官
出京日見羣臣誣罔天聽懷不能已復取唐書魏徵姚
崇宋璟及李林甫楊國忠盧杞傳為兩軸題其一曰正

直君子社稷之臣事業圖其一曰邪曲小人容悅之臣事業圖迹在位臣僚欺君誤國之事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姚宋者各以類標題復為書上之事皆晝一執政大怒言於上以為謗訕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尋追回推勘獄成改送英州編管公雖譴逐言笑自若冒感寒徒步至貶所未嘗有悴容真陽俗鄙率未知向學公至為陳君臣父子大誼翕然化之留英十年學者日衆樞密直學士陳襄行經筵日論薦當世之士

自司馬公而下三十三人最後言鄭俠小臣愚直敢言如此是亦發於忠義非陛下矜憐其志而使得生還誰復為俠言者神宗未暇收用會哲宗皇帝登極恩霈放還時内翰蘇軾還朝與孫覺虞太寧等上疏薦公及王安國之子旊曰臣聞國之興衰繫於習俗若風節不競即朝廷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耻之風臣等伏見英州編管鄭俠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成直言今来朝廷赦俠之罪

復其舊官經今逾年而俟終不赴吏部參選考其終始出處之大節合於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説若朝廷不少加優異則臣恐俟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一旦命先朝露則有識必為朝廷興失士之歎已而就除泉州州學教授秩滿諸生願畱州奏得再任元祐八年丁通直憂服除授泉州録事參軍元符元年準赦再送英州編管徽宗皇帝即位大赦東歸知廣州朱師復上表薦公有旨復官又除泉州教授未幾改差監潭州南嶽

廟未被敕復追毁前命勒停時崇寧元年也五年八月復將仕郎許敘用公不復出矣取所居山名自號大慶居士還鄉所存唯一拂而已故自號一拂居士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或以為言公曰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無異州倅許景衡過公廬見其飲具皆白鑞既去遺以銀器請易之辭曰不鬻則質之非貧家所常蓄也然喜賔客誨誘學者孜孜不倦客至無貴賤輙畱與飲率不過蔬果一肉適飽而已且為陳古今

忠孝之道聖賢立身之本家雖不裕於財啬用而廣施
未嘗有靳吝之色雖流落頓挫之餘一話一言未嘗不
在君父覩政役繁興民物嗷嗷但顰蹙而已嘗作觀碁
詩有傍觀饒好着當局奈嗔言坐觀成敗者安得不驚
䰟之句憂國之思深矣宣和改元八月二日考終享年
七十九邑中長老諸儒相與立鄭公坊以表其閭圖其
像祀於學建炎褒録熙寧元祐忠讜之世贈朝奉郎授
其孫嘉正廸功郎越州山陰縣尉不數年以朝散郎知

建昌軍曾孫甞舉進士嘉定六年賜謚曰介今清凉寺
有祠即公讀書處也

鄭介公謚議見西塘先生集

議曰謚以官品得法之常也謚以節行得法之非常也
國家以常者伸義則夫非常者固弗以輕予也三山鄭
公死於宣和官正九品紹興追贈秩視七品肆我主上
褒崇名節風厲來世於是特旨賜謚奉常其可以常書
乎熙寧新法王安石忮忍專欲劫制於上呂惠卿之徒

姦險小人締交於下蔽主誤國怨天誣民元老名儒疏擯殆盡鄭公昔師安石思報知已緘書屢進牢不可反憂憤忠懇圖所目覩述為奏篇使斯民顛連流離憔悴艱阨之狀畢陳於前而當時椎膚剥髓斂掠不仁之政悉聞於上神考惕然動悟夜寢不寐旦即勑罷某事某事之不便於民者凡十有八責躬求言久旱以雨葢公是時監門一小吏耳越職冒言至於擅發馬遞甘蹈罪鑊而不之顧安石由是以去位要君而用事小人環泣

上前目公狂夫欲正其罪公復累上書明斥惠卿指爲
賊本與呂嘉問力辯市易且極論邊兵不已爲大不祥
羣黨攻之遂罷門局公尋復取魏徵姚崇宋璟及李林
甫楊國忠盧杞等傳迹在位者所行之事其合於林甫
輩而反於姚宋者類而比之畫一以進感奮激切言無
用隱奏入執政大怒興獄文致公於是有真陽之行逮
元祐初命爲泉州教授元符元年再送英州崇寧之初
既起復停竟不果敘用以沒公自少刻勵於學書無所

不讀而貫以一理其序自以爲上不諛公卿下不原鄉黨水火可蹈而議論不可回以四方萬里之飽煖爲已之飽煖四方萬里之欣戚爲已之欣戚其志何如哉不幸逢新法鼎沸之時欲以杯水救輿薪之火精誠貫徹能使九重之遂洞見幽僻披圖長嘘弊法立變人情驩呼天意感回吁亦偉矣在英十年陶冶風化俗以知學文忠蘇公論薦之詞有曰俠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成直言又曰考其終始出處之大節合於君子殺

身成仁難進易退之誼元祐欲用而未達紹興追恤而
未盡歷七十有餘年乃克議易名之典豈非勸奬忠直
實我祖宗之家法而天則留之以助今日更化之善意
乎然則謚孰為稱曰謚之美者多矣公居之何慊然與
其得夫人之所同者孰若得公所自許者之為貴公名
侠介夫其字則介云者公生平之所自許者也冠字死
謚其義一也先儒有言古之為謚者取於名取於號取
於字況在謚法知死必往曰介執一不遷亦曰介方公

書初上固曰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洎書再上又曰臣言非耶乞斬臣於衆人之所以塞流言洶洶之路此可謂不以利害禍福遷其所守死而必往者矣後之人聞公介然獨立不懼之風其忠氣義烈千載猶可興起也請謚曰介

鄭介公謚覆議見西塘先生集

議曰故贈朝奉郎鄭公既没九十有六年詔有司特議

其謚公名侠字介夫太常博士謂古者有取謚於字之
義又謂公平生行事合於知死必往執一不遷之法請
謚以介按公本從王丞相安石學熙寧中王丞相以政
事毒天下公規之不受丞相誘公以利公不為動顧方
以區區抱關小吏上疏極言丞相之失且圖所見小民
流離困苦之狀自城門附馬遞達銀臺通進司為密急
事以奏忠誠懇惻上感天聽上為行其所言十有八事
中外竦動王丞相既罷公連上書論呂惠卿姦狀尤切

公雖坐此得罪竟坎坷終其身然百歳之後讀其書想其人凛然生氣如公之在目也嗚呼可謂介矣抑嘗考公平生所歴葢自罷監安上門謫英州十有二年遇哲宗即位赦得還元祐中兩蘇公先後言於朝始除泉州州學教授秩滿再任以憂去免喪授泉州録事參軍元符初年再貶英州後雖復以赦還而終老不復用矣夫介然特立於衆小人之中其介猶可及也介然特立於衆君子之中其介不可及也元豐以前元符以後公之

不合固宜當元祐時元臣秉鈞衆正滿朝起於謫籍起於州縣起於巖穴者蓋不可勝數公之犯顔忘身宜在諫官御史之選而再命分教復為糾曹十數年間不出温陵之境當時任引彚之責者於此不為無憾而公之不肯少屈以求合者至此益可見矣易曰介如石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公其有焉初臺獄既就呂惠卿議當公大辟神宗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念豈宜深罪神宗聖明萬無殺直臣理公每上書輒曰

臣言不當乞斬臣首則進言之時公固先以死自處矣非知死必往鄉自熙豐至於元祐至於元符至於崇寧宣和時事屢變而公介然如一非執一不遷鄉博士議是定謚曰介

一拂先生祠上梁文

公未第時隨父之官江寧得清涼法堂西偏一室名瑞像閣閉戶讀書即從學王金陵時也後人名其所為介公讀書堂嘉定十四年總領商

公碩肖公像建祠於此名一拂先生祠

伏以抗疏安上門天下共高於直節讀書清涼寺主人首訪於遺蹤凜生氣之猶存慨故家之無幾乃即寒齋之舊聿嚴繪像之祠恭惟西塘先生介公學道欲如孔顏事君必惟堯舜官爵非所望豈法科書局之能招清儉終其身視美食華衣而若浼幾歎旁觀之好着要因所見以為圖留英十年在泉三仕雖困厄流離之相繼獨剛方勁正之不回嘿予龍期曾止朱塘之水寧憂蛇

伏自安寶梵之居貫通神明始終真實再貶於元符而復官於崇寧之後追贈於紹興而賜謚於嘉定之初時自為之屈伸我何有於榮辱鄭公坊裏已表門閭瑞像閣前尚餘屐齒尋書卷酒瓶之地薦寒泉秋菊之盤堂上德容聳萬竹清風之勁稾中奏藁奪列星秋夜之光何妨半山老子之卜鄰更許鐵冠道人之入夢奉使總領郎中挺然風誼同此襟期當飛芻輓粟之時豈尃足食思立懦廉貪之士亦不忘君壯一拂之清高起百年

之文獻不特發此邦之秘亦可占斯道之興爰舉修梁

載形善頌

拋梁東石頭城插翠微中先生萬卷高吟處尚憶寒齋

雪滚風

拋梁西書堂新傍五雲低想像當年忠義氣碧霄秋日

貫晴蜺

拋梁南天外三山翠入簷法眼禪師休說法漏殘書卷

酒微酣

抛梁北坐挹空江煙水緑高風千古照人寒清凉何用
蕭蕭竹
抛梁上舊閣無人思瑞像使星家近鄭公坊獨立西風
懐阜行
抛梁下日照朱欄凝碧瓦只將一拂振頽波定有同心
来賀厦
伏願上梁之後士知所學家有其書抱闕勿畀於小官
考槃當明於大義秋風凉殿徒懐江山草樹之悲晝日

禪關共作亭檻松篁之想

按元金陵志鄭公隨父赴江寧得清涼寺小閣閉戶讀書惟冬至元日歸省時荆公持服寓江寧聲跡相聞公未嘗往見鄱陽人楊驥學於荆公公語曰鄭監税一子在清涼讀書聞其人好學可與相就驥如其言歲正月一夕大雪寒甚通直以酒食餉公公讀書至夜又呼驥共飲登寺瑞像閣賦詩曰濃雪暴寒齋寒齋豈怕哉漏隨書卷盡春逐酒瓶開一酌留孔孟

再斟拓賜回醺酣入詩句同上玉樓臺後驥爲荆公誦之荆公喜甚摘其頸聯咨嗟吟諷因爲相知上梁文書卷酒絣云云本此

